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類說卷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張姚成

員外郎臣牛穎文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錄監生臣何銓

欽定四庫全書

類說目錄

卷十三

樹首錄

對棗辨文

野鵠灘西一棹孤

四叟俱化猿

瓶隱

碧衣女子詠詩

神女遺龍鬢足素

取琴鼓霸西戎

夜遇女子誦詩

吳神樂部

檀越結願香

二叟化白鷺

朝榮觀主

李邕見徐敬業

北戶錄

通犀

孔雀不匹偶

白孔雀

鵝鷗

天地少女

九頭鳥

五月五日作鷁羹

鸚鵡行

赤白吉了

羽蟲毛蟲

紅蟹

蟹名無腸公子

樹生小兒

紅蝙蝠

媚藥

鵝腦

莖草

左行草

靈水

名洞三十六

魚三百六十頭則有蛟龍長之

蚊母鳥

鵝毛被

叙筆

紫姑卜

孟公孟姥

桄榔木

墨紙

蠶紙

團油餅

蟻子醬

蛤臚

東家種竹西家治地

變柑

胡柑

千頭木奴

附見上

壺橘

胡桃

紅藤簾

閻氏山

石榴作胭脂

蜈蚣

壽陽粧

花子掩痕

白犬丹鷄盟祭

吞紙抱火

奴婢若干頭

瀟湘錄

赤丁子

白鳳銜書

七木之精

南山木強人

羯鼓錄

都曇答臘

羯鼓八音領袖

判斷景物

附見上

花奴

羯鼓解穢

奉敕監金雞

心脾骨下事

附見上

漢第二鼓

明皇供御捲

無結尾聲

琵琶錄

琵琶

曹綱右手興奴左手

蕤賓鐵

鄭中丞大小忽雷

宮中胡二姐

本領帶邪聲

米和郎

歸田錄

貌甚閒暇

靴直九百

年號有寶字

改元乾德

人生何處不相逢

出文稿數箇

恩欲歸已怨使誰當

措大索事分

黃純衾褥

手熟

文富二相

隣壤交惟

紫宸殿學士

五鳳齊飛入翰林  
御史言事須白中丞

晉公齋僧疏

張公食物

好一江水

恩澤三執不行

二宋

奉勅江南勾當公事回

鑄鼎象物賦

珊瑚筆格

花燭燭

學士著姓

王張相嘲

德邁九皇

奉使契丹表

驪山詩

善言富貴

名畫

對屬

此回真是送燈臺

笑得面似靴皮

論棋

作文章在三上

不得黃紙書名

有教無類賦

金帶

胡孫入布袋

盛肥丁瘦

古鏡照二百里  
劄子

有螃蟹無通判  
臺官用稀姓

祠廟訛謬

語訛

章得象

俊叨

文中虎

花木錄

花木疏記

一葉百影

仙都苑

花姑  
附錄  
花狀

使遼錄

割馬肝

吹葉成曲

打圍

南朝峭漢

銀牌

黑山

佛粧

以車渡河

茶錄

雲脚乳面

候湯

茗戰

火前火後

報春鳥

蟾背蝦目

文火

苦茶

祕水

茶詩

類說目錄

欽定四庫全書

類說卷十三

宋 曾慥 編

樹萱錄

對棗辨文

叙云敢問對棗之辨文粗比樹萱之據思

野鵠灘西一棹孤

湘川記云朱陵之靈壇太虛之寶洞當翼軫之宿度應璣衡故曰衡山山有五峯曰紫蓋曰雲密曰祝融

曰天柱曰石廩山多詞人樵夫舟子往往能詩嘗有  
廣州從事舟行聞人諷詠曰野鵠灘西一棹孤月光  
遙接洞庭湖堪憎回雁峰前過望斷家山一字無  
四叟俱化猿

王縉少在嵩陽觀肄業一日有四叟携榼來訪一曰  
木巢南二曰林大節三曰孫文蔚四曰石媚虬高談  
雄飲既醉俱化為猿升木而去

瓶隱

申屠有崖放曠雲泉嘗攜一瓶一日躍身入瓶時號  
瓶隱

碧衣女子詠詩

張確嘗遊雪上白蘋溪見二碧衣女子攜手吟咏一  
篇云碧水色堪染白蓮香正濃分飛俱有恨此別幾  
時逢藕隱玲瓏玉花藏縹渺容何當假雙翼聲影暫  
相從確逐之化為翡翠飛去

神女遺龍鬚足素

李瀛遇神女遺以疋素云鮫室所織後遇胡人以三百萬易之云此龍領小鬚緝成三十小劫方斷一綜取琴鼓霸西戎

韋璠者咸通初遊涇上至一廢館遇書生自稱曰知白留璠宿曰五十刻之綺譚可釋千餘年之疑史夜深取琴而鼓曰秦穆公修武德諸侯畢賀故作此譜號霸西戎世罕聞惟某受之於烏稠伯俄頃人琴俱不見室中惟一塚

夜遇女子誦詩

番禺鄭僕射嘗遊湘中宿於驛樓夜遇女子誦詩云  
紅樹送秋色碧溪彈夜弦佳期不可再風雨杳如年  
頃刻不見

吳神樂部

金陵進士姓黃夢遇臺城故妓賦詩云歌罷玉樓月  
舞殘金縷衣勻鉢收迸筋斂黛別重闌網斷蜘蛛織  
梁空燕不歸那堪回首處江步野棠飛

檀越結願香

有郎官夢謁老僧於松林中前有爐香烟甚微僧曰  
此是檀越結願香香烟尚存檀越已二生三榮朱紫  
矣

二叟化白鷺

刻人賈傳於鏡湖泊舟夜月縱步於清水芳荷中見  
二叟立語一呼碧繼翁一呼篁棲叟相與吟詩賈遽  
叱之化為白鷺飛去

朝榮觀主

李涼公鎮翔方有毗園樹下產菌一本其大數尺上  
有樓臺中有二叟對博刻成三字曰朝榮觀公令毗  
掘地數尺有巨蟒目光如鏡吐沫成菌是夜公夢黃  
衣人致命曰黃盧公昨與朝榮觀主博為愚人持獻  
公

李邕見徐敬業

南岳天柱寺僧道相居寺之西嶺枯木中其徒常數

百人李邕見之曰昔徐敬業敗走入海李逸使別將追之不得乃斬類敬業者獻其首和尚識此人否師曰始以足下為洞悟物理今乃暗於事機如是師將終召門弟子曰予本姓徐國初有大功逃難至此言訖而終乃敬業也沈拾遺為作碑不敢正言乃云徐敬業兄弟

北戶錄

通犀

置大霧重露之中終不沾濡又堪為釵

孔雀不匹偶

但音影相接便有孕如白鶲雄雌視則成孕

白孔雀

宋武帝時有獻白孔雀者象以齒而焚麝因香而死  
孔雀亦以毛羽為累

鵠鷗

畫一物無見夜則目甚明人截手爪棄露地鳥夜至

人家拾取視之則知有吉凶凶者輒受其殃也陳藏器引五行書除手爪埋戶內恐為此鳥所得鵠鷗即姑獲鬼車之類

天地少女

姑獲亥中記云夜飛晝藏一名天女一名夜行遊女一名隱飛好取人家小兒養之今小兒衣不欲夜露此物以血點其衣為誌即取兒也

九頭鳥

鬼車一名鬼鳥九首能入人屋收鬼氣為犬所噬一  
首嘗以血滴人家則凶今呼為九頭鳥

五月五日作鴟羹

鴟大如鳩惡聲鳥入人屋凶肉甚美可以為炙說文  
曰梟不孝鳥至日捕梟磔之漢五月五日梟羹賜百  
官古人尚鴟炙是意欲滅其族非為其美也又淮南  
萬畢術見瓦上梟鳴取破甌向梟抵之自止

鸚鵡

廣南多鸚鵡翠襟丹嘴巧解人言小不及隴右每飛  
則數千頭凡養之俗忌以手頻觸背犯者多病顛而  
卒士人謂為鸚鵡瘴鸚鵡一作鸚母孫權大會有白  
頭鳥集殿權曰何鳥諸葛恪曰白頭翁張昭坐中最  
老疑恪戲之目曰未聞鳥名白頭翁請使諸葛復索  
白頭姥恪曰鳥名鸚母未能對請使張昭復見求鸚

父

赤白吉了

廉州民獲赤白吉了者赤者尋卒白者久而能言笑語效人珍禽也

羽蟲毛蟲

樓炭經云鳥有四千五百種獸有二千四百種白虎通云羽蟲三百六十有六鳳為之長毛蟲三百六十有六鱗為之長

紅蟹

儋州出紅蟹即蚌蝤擁劔蠻蜞倚望招潮竭朴沙狗

蘆虎數丸類也

蟹名無腸公子

蟹一名蛻廣雅云雄曰狼蠣雌曰博帶抱朴子云山中辰日稱無腸公子蟹也海上有小蟹附之如榆莢名曰蟹奴

樹生小兒

大食國西臨大海嘗遣人乘船經八年未及西岸中有方石石上有樹榦赤葉青樹上小兒長六七寸見

人皆笑動其手足反着樹枝其使摘取一枝小兒輒死

紅蝙蝠

出瀘州雙伏紅蕉花間若獲其一則一不去南人收  
為媚藥

媚藥

布穀腳頸骨媚藥也男左女右帶之置水中能相隨

鵲腦

令人相思抄按一雙納置枕中令夫妻相好

莖草

姑媱山帝女死化為莖草服之媚人

左行草

令人有情

靈水

金義西南有盤龍山山有乳洞斜貫一溪號曰靈水

名洞三十六

天下名洞三十有六而洞庭林屋當其九也即吳王

使龍威丈人得禹書之處禹書亦曰靈寶經三卷其  
洞有金沙龍盆魚皆四足

魚有三百六十頭則有蛟龍長之

陶朱公養魚經曰凡種魚池中作數洲令魚循環無  
窮如在江海每二月上庚日取鯉魚有子者投池中  
至四月六月八月各投一神守神守者鱉也魚至三  
百六十頭則有蛟龍長之因風雨則飛去惟鱉守之  
則不能去

蚊母鳥

端州有鳥捕魚而食每作一聲則蚊子羣出其口廣雅云蚊母鳥其翅可為扇辟蚊

鴦毛被

邕之南溪洞酋長以鴦毛為被取頭頸細軟毛如稻畦衲之其溫軟不下綿絮也

叙筆

番禺諸郡多以青羊為筆或用鷄鴨毛或以山雉五

色可愛得非江淹夢中所得者乎每有置狐之毫虎  
僕之毛鼠鬚羊毛麝毛狸毛羊鬚胎髮然未若兔毫  
按博物志蒙恬製筆董仲舒答牛享問曰蒙恬以枯  
木為管鹿毛為柱羊毛為被所謂蒼毫非兔毫竹管  
也夫有筆之理與書同生尚書中候云龜負圖周公  
援筆寫之其來尚矣

紫姑卜

卜之流雜見書傳虎卜紫姑卜牛蹄卜灼骨卜鳥卜

雖不法於蓍龜亦有可稱者異苑曰世有紫女一名  
紫姑云是人家妾大婦所嫉每以穢事相役正月十  
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以其日作其形夜於廁間或  
猪欄邊迎之

孟公孟姥

南方除夜及將發船皆殺雞擇骨為卜傳古法也占  
吉即以肉祀船神呼為孟公孟姥其來尚矣

桄榔木

木如莎皮如穰木皮出麪可食木理有文堪為幕局  
墨紙

南朝呼食為頭梁元帝謝賜功德淨饌一頭魚為斗  
梁科律生魚若干斗呼筆為雙為床為枚梁簡文答  
徐摛書時設書幌乍置筆床四管為一床也墨為螺  
為量為丸為枚陸雲與兄書送墨二螺梁科律御墨  
一量十二丸漢官儀令僕承郎賜墨一枚紙為番為  
幅為枚湘東王上梁武紙萬幅筆四百枚奉簡文帝

紅綠牋三千番又云送四色紙三萬枚答湘東王也

蠶紙

晉宋間有一種紙長丈餘就船抄之世謂蠶紙紙字  
從糸氏蔡倫從巾

團油餅

廣俗家富者每婦產三日或足月洗兒及子孩晬作  
團油餅以煎鯰魚炙雞鵝豬羊灌腸蕉子姜桂鹽豉  
之屬而為之

蟻子醬

廣人於山間掘取大蟻卵為醬名蟻子醬

蛤臚

廣南作蛤臚蛤即蛙也作𧈧如常法陶注本草云青  
背者曰土鷓黑者曰蛤子漢書言鄴杜之間水多蛙  
魚人得不飢又宋書張暢弟為獵犬所傷醫云食蝦  
蟆膾膾成弟有難色暢先食而弟方食果愈乃知前  
人食蛙久矣抱朴子云萬歲者領下丹書八字南史

丘傑傳蝦蟆有毒夢得藥三丸下科子數升

東家種竹西家治地

凡種竹正月二月斫取西南根東北角種之竹性向  
西南引也諺云東家種竹西家治地

變柑

新州出變柑芭大於升自高要移植不數百里形味  
俱變因為名

胡柑

風土記曰柑有赭者謂之胡柑丹陽太守李衡作宅種柑千樹曰吾有千頭木奴

壺橘

羅浮有壺橘十種又有椰子煎椰子有兩眼俗謂之

越王頭

胡桃

柳世隆謝樂遊胡桃云胡桃垂乳吉之先兆者也

紅藤簾

瓊州出紅藤葷方言謂之笙或曰蓬篠亦曰行唐沈約彈奏歛令仲文秀恣橫云令史輸六尺笙四十領

關氏山

習鑿齒與謝侍中書云此有紅藍北人採取其花作胭脂胭脂婦人粧時作頰色用如豆許授令偏頰殊覺鮮明匈奴名妻關氏言可愛如胭脂也西河舊事歌曰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關氏山使我婦女無顏色

石榴作胭脂

鄭虔云石榴堪作胭脂睿宗女代國公主嘗為之棄其實於禁中叢生成林

蜈蚣

開寧縣多蜈蚣大者皮可冒鼓

壽陽粧

宋武帝壽陽公主梅花落額上成五出花後人效之

為梅花粧

花子掩痕

上官昭容自製花子以掩黥處天后每對宰臣令昭容卧床裙下錄所奏事一日竊窺宰臣上覺退朝怒甚取甲刀刺面上不許拔昭容遽為乞拔刀子詩後為花子以掩痕也有集二十卷詩在集中明皇令張說作序白犬丹雞盟祭

粵人每相友善則山下作壇祭以白犬丹雞仰天盟曰某月某日甲與乙為友上下四旁莫不並見卿乘

車我戴笠後日相逢下車揖我步行卿乘馬後日相  
逢馬當下如此數千言出本俗風土記

吞紙抱火

毛寢家訓云朱詹貧而好學饑即吞紙寒即抱火讀  
書不輟

奴婢若干頭

梁簡文帝言安吉主餉胡子一頭云方言異俗極有  
可觀山高海深宛在其貌又梁律奴婢若干頭

瀟湘錄

赤丁子

洛陽牟穎郊外葬一骷髏夢一人來謝云我本強寇  
為同輩見害感公掩藏願陰護公若有急但呼赤丁  
子即至矣後數有應驗

白鳳銜書

楊妃嘗獨坐有一白鳳至前口銜書取視乃天帝詔  
勅謂妃為謫仙責其妬媚言其馬嵬之事

七木之精

順宗時書生賈秘於洛陽廢苑中遇七人同飲稱七賢邀秘坐徐詰之乃松柳槐桑棗栗樗七木之精

南山木強人

馬舉領淮南日有一叟詣舉言兵法曰先以法治兵兵治而後將校精士卒勇曰為帥何如叟曰先取勝地次對敵軍冲關入却不可忘也仍有捨小而全大息殺而屢逃據其險地張其疑兵妙在急攻不可持

疑其或遲速未決險易相懸進不能攻勢須求活屢勝必敗慎在欺敵舉曰先生何許人何學之深耶曰予南山木強人也有韜玉含珠之譽假合之體殊不堅牢豈得久耶公留於客館至夜失之見室內惟一棋局耳忽躍起墮地而碎

羯鼓錄

都曇答臘

出自外夷樂以戎羯之鼓故曰羯鼓其音太簇一均

龜茲高昌皆用之次在都曇鼓答臘之下難樓鼓之上都屢似鼓而亦答臘即揩鼓也鼓如漆桶盛以繩床擊用兩杖其聲焦急明月清風特異衆樂

羯鼓八音領袖

明皇尤愛羯鼓玉笛為八音之領袖春雨始晴景色明麗帝曰對此景物豈可不與他判斷之乎命取羯鼓臨軒縱擊曲名春光好顧柳杏皆已微拆上笑曰此事不換我作天公可乎又製秋風高至秋空迴

澈奏之必遠風徐來庭葉徐下

花奴

汝陽王璡寧王長子嘗戴研綃帽子打曲上自摘紅  
槿花至帽上簪之二物極滑久之方安一曲花不墜  
本色所謂定頭項難在不容搖動也帝曰花奴資質  
明瑩必神仙謫墜也寧王隨而短之上曰大哥不在  
過處阿瞞自是相師帝王之像須有英特之氣深沉  
之候花奴但端秀過人當得公卿

羯鼓解穢

上不好琴聽彈未畢曰速召花奴將羯鼓來為我解穢

奉勅鑿金雞

黃幡綽知音上召之不時至怒甚綽至聞上理鼓因止謁者不令報曲罷綽走入上問何處去來綽曰坐送親故至郊外上曰賴稍遲向我怒至必撾適其長入供奉暫釋曰出外不可放他內官笑言綽聽鼓候

竟入上厲聲曰我心脾下事安有官奴聞鼓能料耶  
今且謂我如何綽下堦鞠躬大聲曰奉勅監金鷄上  
笑而止

漢第二鼓

宋璟尤善羯鼓曰南山起雲北山起雨者宋所作也  
璟與帝論鼓事云不是青山石末即是魯山花磁此  
是漢震第二鼓且鼓用石末花磁固是腰鼓掌下朋  
肯聲是以手拍非羯鼓明矣第二鼓者左以杖右以

手拍環又曰頭如青山峯手如白雨點山峯取不動  
雨點取碎急此羯鼓之能事

明皇供御捲

嗣曹王臯有巧智有以二捲獻者臯曰不意今日獲逢  
至寶命取柈選柈平者置一捲於柈心以油滿注捲  
中而油不浸蓋相契然也臯曰此必明皇供御捲問  
其所自云其父在黔中得之高力士

無結尾聲

廣德中蜀李宛者善羯鼓夜聞鼓聲叩門謂鼓工曰  
君所鼓者非耶婆色雞乎無尾何也工曰按舊譜無  
結尾聲故夜求之宛曰曲下意盡乎工曰盡宛曰意  
盡則曲盡工曰奈聲不盡何宛曰可與言矣曲有不  
盡者以他曲解之此曲當用掘柘急遍解之工如言  
果相諧協聲意皆盡註云如柘枝用渾脫解甘州用  
吉了解之類

琵琶錄

琵琶

法三才象四時本胡中馬上所鼓推手前曰琵却手後曰琶漢遣烏孫公主念其行道思慕使知音馬上奏琵琶以慰之

曹綱右手興奴左手

元和中有王芬曹保保子善才保孫綱皆習琵琶  
興奴與曹同時綱善為連撥不事提絃興奴長於撥  
撚時人謂曹綱有右手興奴有左手

絃賓鐵

樂工廉郊師於曹綱綱曰教授人多矣未有此性靈弟子也郊嘗池上彈絃賓調忽聞芰荷中有物跳躍出岸乃方響一片有知者識是絃賓鐵也指撥精妙致律呂相應物類相感耳

鄭中丞大小忽雷

文宗朝有內人鄭中丞胡琴內庫有二琵琶號大小忽雷舊吏梁厚本在昭應別墅垂釣之際忽見一物

過長五六尺許以錦纏之令家僮接得就岸即秘器也發視乃一女郎粧貌儼然中繫其頸鼻有餘息將養經旬日是內弟子厚本納為妻言琵琶因提頭脫送南趙家料理值訓注之亂人莫知之厚本購得之夜分方敢輕彈後遇良辰花下酒酣即彈數曲有黃門過曰此鄭中丞琵琶聲也翌日達上文宗追悔至是驚喜使宣召赦厚本罪任從匹偶

宮中胡二姐

有白秀才納一妓乃宮娃忽唱新聲白驚遂不復唱  
後遊靈武李靈曜尚書席上有客唱河滿子四座稱  
妙白曰某有妓聲調殊異於此召至則淡服閑雅品  
調激越客曰莫是宮中胡二姐否胡曰莫是梨園駱  
供奉乎相對泣下

本領帶邪聲

貞元中康崑崙琵琶第一手兩市祈雨因鬪樂聲崑  
崙登街東綠樓彈一曲新番羽調綠腰註云綠腰即

錄要是也本自樂工進曲上令錄出要者必謂街西  
無敵曲罷西市樓出一女郎抱樂器云我亦彈此曲  
兼移在楓香調中乃下撥聲如雷妙絕如神崑崙拜  
謂為師女郎更衣出乃僧善本俗姓段翌日德宗召  
入令教崑崙段師曰請彈一曲段曰本領何雜兼帶  
邪聲崑崙曰段師神人也臣少學隣家女巫授一品  
絃後易數師段曰且遣崑崙不近樂器十餘年忘其  
本態然後可教詔許之後果盡傳師之技也

米和郎

咸通中有米和郎嘉榮子也田從道尤妙後有王連

兒

歸田錄

貌甚閒暇

楊大年方與客棊石中立自外至戲云止於坐隅貌  
甚閒暇石答曰口不能言請對以臆

靴直九百

馮道和凝同在中書一日和問馮曰公靴新買其直  
幾何馮舉左足曰九百和性褊急顧吏詣責曰吾靴  
何用一千八百馮徐舉右足曰此亦九百

年號有寶字

國家開寶中錢文曰宋通元寶至寶元中則曰皇宋  
通寶近世錢文皆著年號惟此二錢不然者以年號  
有寶字故也

改元乾德

太祖建隆六年議改元語宰執勿用前世舊號改元  
乾德後於內人鏡背有乾德之號學士陶穀曰此偽  
蜀年號也太祖由是益重儒士

人生何處不相逢

寇忠愍公準累貶雷州司戶時丁晉公馮相拯同在  
中書丁當秉筆欲貶崖州忽自疑曰崖州再涉鯨波如  
何馮唯唯而已丁乃擬雷州及丁之貶也馮遂擬崖  
州時語曰若見雷州寇司戶人生何處不相逢

出文稿數篋

楊文公億在學士院忽夜召見從容出文稿數篋曰  
卿識朕書手蹟皆是自起草未嘗命臣下代作大年  
知必為人所譖佯狂奔於陽翟

恩欲歸已怨使誰當

王文正公曾常謂大臣不當收恩嘗曰恩欲歸已怨  
使誰當

措大索事分

陶穀為學士嘗晚召對太祖御便殿穀見上將前佯  
却者再四太祖大笑曰措大索事分顧左右取袍帶  
來上已束帶穀趁入

黃絰衾褥

仁宗不豫大臣日至寢閣見上用素漆唾壺磁盤御  
榻上衾褥皆黃絰已故暗宮人遽取新衾覆其上亦  
黃絰也

手熟

陳康肅公熒咨善射有賣油翁曰無他手熟耳公怒  
曰爾安敢輕吾射翁曰以我酌油知之取一葫蘆以  
錢覆其口以杓酌油自錢孔入而錢不濕因曰我亦  
無他為手熟耳公笑而遣之

### 文富二相

至和初並用文富二公為相上遣黃門於百官班中  
聽其論議朝士往往相賀上曰古者用人或以夢卜  
苟不知人當從人望卜豈足憑乎予作文公批答曰

永惟商周之所記至以夢卜而求賢孰若用縉紳之公言從中外之人望也

隣壤交歡

楊大年答契丹書云隣壤交歡真宗批云朽壤糞壤大年改為隣境明旦引唐故事不稱職求罷上曰楊億不通商量真有性氣

紫宸殿學士

丁度罷參政為紫宸殿學士即文明殿學士也以文

明真宗諡號遂更紫宸近世學士皆以殿名為官稱  
議者以紫宸非人臣宜稱更曰觀文乃隋煬帝殿名  
理宜避之當時不知然則朝廷之士不可不學也

五鳳齊飛入翰林

太宗時宋白賈黃中李至呂蒙正蘓易簡五人同拜  
翰林學士承旨扈蒙贈詩曰五鳳齊飛入翰林其後  
皆為名臣

御史言事須白中丞

御史臺故事三院御史言事必先白中丞自劉子儀  
為中丞始榜臺中御史有所言不須先白至今如此

晉公齋僧疏

丁晉公南遷作齋僧疏云補仲山之袞雖曲盡於巧  
心和傅說之羹實難調於衆口有詩云草解忘憂憂  
底事花名含笑笑何人

張公食物

張僕射齊賢每食肥猪肉數斤天壽院風藥黑神丸

常人不過服一彈丸公以五七兩為大劑夾以胡餅食之罷相知安州與客食厨吏置大桶竊視公所食如其物投桶中至暮浸漬滿桶晏元獻清瘦如削每折半餅以筋捲之抽筋內捻頭一莖此亦異於人也好一江水

曹侍中利用在樞府務革僥倖中官尤被裁抑其後曹芮被誅曹再貶房州至襄陽渡監送內臣楊懷敏謂曰侍中好一江水蓋欲其自投也再三言之曹不

喻至襄陽驛遂逼其自縊

恩澤三執不行

澶淵之役曹侍中使契丹議定盟好章獻明肅太后時以勦舊自處太后亦嚴憚之呼侍中而不名凡內降恩澤皆執不行所執既多故有三執又降出者不得已行之遂為小人所側目凡三降不行者請者必又啓后曰臣已告得侍中宅嫁婆或其親信為言之許矣於是又降出曹但以三執不得已行之太后大

怒遂及曹芮之禍乃知大臣功高權重禍患非知慮所能及也

二宋

宋鄭公庠初名郊與弟祁名動天下號二宋仁宗欲大用有諧謂姓符國號名應郊天郊者爻也宋郊其言不祥上命改之公不得已改之公後更踐二府以司空致仕兼享福壽諧者竟不見用

奉勅江南勾當公事回

曹武惠王彬勳業甚盛嘗曰吾為將未嘗以喜怒輒  
戮一人所居堂敝壞子弟欲葺公曰方冬牆壁瓦石  
間百蟲所蟄不可傷其生其愛物如此既平江南回  
諸閭門入見膀子稱奉勅江南勾當公事回其不伐  
又如此

鑄鼎象物賦

真宗雖以文詞取士然必視其器識每賜進士及第  
必召高第三四人並列於庭更察其形神磊落者始

賜第或取其所試文詞有理趣者徐奭鑄鼎象物賦  
云足惟下正詎聞公餗之敲傾鉉乃上居實取王臣  
之威重遂以為第一蔡齊置器賦安天下於覆盂其  
功可大遂以為第一

珊瑚筆格

錢思公性儉約子弟非時不能取一錢公有珊瑚筆  
格平生珍惜子弟有欲錢竊取之公乃榜於家庭以  
十千購之子弟佯為求得以獻公欣然以十千與之

一歲中率五七如此公終不悟

花蠟燭

鄧州花蠟燭云是寇菜公法公自少富貴不點油燈雖廁溷間燭泪成堆杜祁公在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與客相對二公皆名臣奢儉不同如此然祁公壽考終告菜公有南遷之禍雖其不幸亦可為戒

學士著姓

故事學士在內中院吏朱衣雙引太祖朝李昉為學

怒遂及曹芮之禍乃知大臣功高權重禍患非知慮所能及也

二宋

宋鄭公庠初名郊與弟祁名動天下號二宋仁宗欲大用有諧謂姓符國號名應郊天郊者文也宋郊其言不祥上命改之公不得已改之公後更踐二府以司空致仕兼享福壽諧者竟不見用

奉勅江南勾當公事回

曹武惠王彬勳業甚盛嘗曰吾為將未嘗以喜怒輒  
戮一人所居堂敝壞子弟欲葺公曰方冬牆壁瓦石  
間百蟲所蟄不可傷其生其愛物如此既平江南回  
諸閭門入見榜子稱奉勅江南勾當公事回其不伐  
又如此

鑄鼎象物賦

真宗雖以文詞取士然必視其器識每賜進士及第  
必召高第三四人並列於庭更察其形神磊落者始

賜第或取其所試文詞有理趣者徐奭鑄鼎象物賦  
云足惟下正詎聞公餗之敲傾鉉乃上居實取王臣  
之威重遂以為第一蔡齊置器賦安天下於覆盂其  
功可大遂以為第一

珊瑚筆格

錢思公性儉約子弟非時不能取一錢公有珊瑚筆  
格平生珍惜子弟有欲錢竊取之公乃榜於家庭以  
十千購之子弟佯為求得以獻公欣然以十千與之

一歲中率五七如此公終不悟

花蠟燭

鄧州花蠟燭云是寇菜公法公自少富貴不點油燈雖廁溷間燭泪成堆杜祁公在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與客相對二公皆名臣奢儉不同如此然祁公壽考終告菜公有南遷之禍雖其不幸亦可為戒

學士著姓

故事學士在內中院吏朱衣雙引太祖朝李昉為學

士太宗在南衙朱衣一人前引昉回去其一往時學士入劄子不著姓但云學士臣某盛度丁度並為學士遂著姓以別之後皆著姓

王張相嘲

晏元獻罷副相為南京留守時年三十八歲幕下王琪張亢亢體絕大琪目為牛琪瘦骨立亢目為猴琪嘲曰張亢觸牆成八字亢曰王琪望月呌三聲

德邁九皇

楊文公戒門人為文宜避俗語既而公作表云伏惟  
陛下德邁九皇門人鄭戩曰未審何時得賣生菜公  
笑而易之

奉使契丹表

夏英公竦父官河北契丹犯河北歿於陣後公丁母  
憂起奉使契丹公表云父歿王事身丁母憂義不戴  
天難下穹廬之拜禮當枕塊敢謀客館之安時以為

四六對偶精絕

驪山詩

孫僅為陝西轉運使作驪山詩二篇後篇云秦帝墓成陳勝起明皇宮就祿山來時方建玉清昭應宮有惡僅者錄詩以進真宗讀前篇云朱衣吏引上高臺遽曰僅小器也此何足誇遂棄不讀而陳勝祿山之語卒不得聞人以為幸

善言富貴

晏元獻曰老覺腰金重慵便枕玉涼未是富貴語不

如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此善言富貴者也

名畫

近時名畫李成巨然山水包鼎虎趙昌花果成官至  
尚書郎其山水寒林人多有之巨然惟玉堂北壁獨  
存包氏宣州人畫虎名家鼎為妙子孫曾不得彷彿  
昌寫生逼真而筆法軟俗殊無古人格致

對屬

寇萊公戲云水底日為天上日楊大年曰眼中人是

士太宗在南衙朱衣一人前引昉回去其一往時學士入劄子不著姓但云學士臣某盛度丁度並為學士遂著姓以別之後皆著姓

王張相嘲

晏元獻罷副相為南京留守時年三十八歲幕下王琪張亢亢體絕大琪目為牛琪瘦骨立亢目為猴琪嘲曰張亢觸牆成八字亢曰王琪望月叫三聲

德邁九皇

楊文公戒門人為文宜避俗語既而公作表云伏惟  
陛下德邁九皇門人鄭戩曰未審何時得賣生菜公  
笑而易之

奉使契丹表

夏英公竦父官河北契丹犯河北歿於陣後公丁母  
憂起奉使契丹公表云父歿王事身丁母憂義不戴  
天難下穹廬之拜禮當枕塊敢謀客館之安時以為

四六對偶精絕

驪山詩

孫僅為陝西轉運使作驪山詩二篇後篇云秦帝墓成陳勝起明皇宮就祿山來時方建玉清昭應宮有惡僅者錄詩以進真宗讀前篇云朱衣吏引上高臺遽曰僅小器也此何足誇遂棄不讀而陳勝祿山之語卒不得聞人以為幸

善言富貴

晏元獻曰老覺腰金重慵便枕玉涼未是富貴語不

如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此善言富貴者也

名畫

近時名畫李成巨然山水包鼎虎趙昌花果成官至尚書郎其山水寒林人多有之巨然惟玉堂北壁獨存包氏宣州人畫虎名家鼎為妙子孫曾不得彷彿昌寫生逼真而筆法軟俗殊無古人格致

對屬

寇菜公戲云水底日為天上日楊大年曰眼中人是

面前人

此回真是送燈臺

諺云趙老送燈臺一去更不來天聖中有尚書郎趙世長年老求為西京留臺有輕薄子送詩云此回真是送燈臺後竟卒於留臺

笑得面似靴皮

田元均在三司深厭干請不欲峻拒每溫顏强笑以遣之嘗曰作三司使數年直笑得面似靴皮

論慕

胡旦曰以慕為易解如旦聰明尚或不能以為難解則愚下小人往往精絕

作文章在三上

錢思公坐則讀經史卧則讀小說上廁閱小詞宗公垂每走廁必挾書遠近聞其諷誦予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馬上枕上廁上

不得黃紙書名

錢思公官兼將相自云平生不足惟不得於黃紙上書名深以為恨

有教無類賦

南省試進士有教無類賦王沂公為第一有神龍異稟猶嗜欲之可求纖草何知尚薰蕕而相假有輕薄子云相國寺前熊番斤斗望春門外驢舞柘枝議者曰言雖鄙俚事亦着題

金帶

太宗曰玉不離石犀不離角可貴者惟金創為金鎊  
以賜羣臣方團毬絡賜兩府御仙花賜學士以上今  
俗謂毬絡為笏頭御仙花為荔枝

猢猻入布袋

梅聖俞以詩知名三十年終不得一館職晚年受勅  
修唐書語其妻曰吾之修書可謂猢猻入布袋妻曰  
君之仕宦何異鮎魚上竹竿也

盛肥丁瘦

面前人

此回真是送燈臺

諺云趙老送燈臺一去更不來天聖中有尚書郎趙世長年老求為西京留臺有輕薄子送詩云此回真是送燈臺後竟卒於留臺

笑得面似靴皮

田元均在三司深厭干請不欲峻拒每溫顏强笑以遣之嘗曰作三司使數年直笑得面似靴皮

論槩

胡旦曰以槩為易解如旦聰明尚或不能以為難解則愚下小人往往精絕

作文章在三上

錢思公坐則讀經史卧則讀小說上廁閱小詞宗公垂每走廁必挾書遠近聞其諷誦予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馬上枕上廁上

不得黃紙書名

錢思公官兼將相自云平生不足惟不得於黃紙上書名深以為恨

有教無類賦

南省試進士有教無類賦王沂公為第一有神龍異稟猶嗜欲之可求纖草何知尚薰蕕而相假有輕薄子云相國寺前熊番斤斗望春門外驢舞柘枝議者曰言雖鄙俚事亦着題

金帛

太宗曰玉不離石犀不離角可貴者惟金創為金鎔  
以賜羣臣方團毬絡賜兩府御仙花賜學士以上今  
俗謂毬絡為笏頭御仙花為荔枝

猢猻入布袋

梅聖俞以詩知名三十年終不得一館職晚年受勅  
修唐書語其妻曰吾之修書可謂猢猻入布袋妻曰  
君之仕宦何異鮎魚上竹竿也

盛肥丁瘦

盛文肅公豐肥丁晉公疎瘦翰林侍讀梅詢性喜焚  
香每晨起將視事焚香以公服罩之撮袖以出坐之  
撒開濃香郁然有館職竇元賓不喜修飾經時未嘗  
沐浴時語曰盛肥丁瘦梅香竇臭

古鑑照二百里

呂文穆公蒙正為相有朝士藏古鑑能照二百里欲  
因公弟獻以求知公曰吾面不過楪子大安用照二百  
里聞者嘆服以謂賢於李衛公遠矣

劄子

唐人奏事非狀者謂榜子亦曰錄子今謂之劄子  
有螃蟹無通判

國朝始置諸州通判嘗與知州爭權有錢昆者杭人  
嗜蟹嘗求外郡人問其所欲何州昆曰但得有螃蟹  
無通判處則可矣

臺官用稀姓

景祐中有郎官皮仲容為輕薄子戲云聞君有臺憲

之命仲容愧謝問何以知之對曰新制臺官必用稀姓者以君姓知之時三院御史仲簡論程掌禹錫也

祠廟訛謬

世俗傳訛惟祠廟之名為甚都城蒲池寺今轉為菩提寺江南大小孤山今轉孤為姑江側有澎浪磯轉為彭郎磯云小姑壻也西京龍門山望之如雙闕山口有廟像持一屠刀按膝而坐曰豁口大王尤可笑

者

語訛

世俗傳訛舉世同其謬者惟打字其義本謂考擊聲故人相毆以物相擊皆謂之打而工造金銀器亦曰打蓋有撗擊之義至於造舟車曰打船打車網魚則曰打魚汲水曰打水役人餉飴曰打飴粘紙曰打糊量地曰打量試眼曰打試遍檢字書了無此字本音謫耿不知因何轉為丁雅也

章得象

盛文肅公豐肥丁晉公疎瘦翰林侍讀梅詢性喜焚  
香每晨起將視事焚香以公服罩之撮袖以出坐之  
撒開濃香郁然有館職竇元賓不喜修飾經時未嘗  
沐浴時語曰盛肥丁瘦梅香竇臭

古鑑照二百里

呂文穆公蒙正為相有朝士藏古鑑能照二百里欲  
因公弟獻以求知公曰吾面不過櫈子大安用照二百  
里聞者嘆服以謂賢於李衛公遠矣

劄子

唐人奏事非狀者謂榜子亦曰錄子今謂之劄子  
有螃蟹無通判

國朝始置諸州通判嘗與知州爭權有錢昆者杭人  
嗜蟹嘗求外郡人問其所欲何州昆曰但得有螃蟹  
無通判處則可矣

臺官用稀姓

景祐中有郎官皮仲容為輕薄子戲云聞君有臺憲

之命仲容愧謝問何以知之對曰新制臺官必用稀姓者以君姓知之時三院御史仲簡論程掌禹錫也

祠廟訛謬

世俗傳訛惟祠廟之名為甚都城蒲池寺今轉為菩提寺江南大小孤山今轉孤為姑江側有澎浪磯轉為彭郎磯云小姑壻也西京龍門山望之如雙闕山口有廟像持一屠刀按膝而坐曰豁口大王尤可笑

者

語訛

世俗傳訛舉世同其謬者惟打字其義本謂考擊聲故人相毆以物相擊皆謂之打而工造金銀器亦曰打蓋有撗擊之義至於造舟車曰打船打車網魚則曰打魚汲水曰打水役人餉飴曰打飴粘紙曰打糊量地曰打量試眼曰打試遍檢字書了無此字本音謫耿不知因何轉為丁雅也

章得象

章郇公得象與石資政中立友善石戲章曰昔有戴  
松牛韓幹馬今有章得象

俊叨

京師食店賣酸餡大書牌榜俚俗轉酸從食餡從畜  
有云彼家賣俊叨不知何物也湯餅唐人謂之不托  
今日餽飫晉束晳餅賦有饅頭薄持起溲牢九饅頭  
名存而起溲牢九莫曉何物薄持荀氏又曰薄夜亦  
莫知何物也

文中虎

謝希深初以奉禮郎鎖廳應舉以啟事謁大年云曳  
鈴其空念無君子者解組不顧公如蒼生何大年曰  
此文中虎也

花木錄

花木疏記

唐相石泉公王方慶著花木疏贊皇公李德裕著花  
木錄

一葉百影

瀛州有影木日中視之則一葉百影花有實夜如列

星萬年一實其大如瓜

仙都苑

北齊武帝改芳林園為仙都苑植名果有合歡杏同

心李

花姑

魏夫人李弟子善種謂之花姑

花狀

牡丹將開勿多灌土寒則開遲剪花急則花狀無傷

使遼錄

割馬肝

接伴使耶律永興副姚跋回張向問北馬有割去肝者遂知無病能行果否云有之其法飲以醇酒於腋間破之取去少肉然亦十失八九又問鷗巢中生獵犬果否云亦有之然極難得今駕前有二隻其性識

章郇公得象與石資政中立友善石戲章曰昔有戴  
松牛韓幹馬今有章得象

俊叨

京師食店賣酸餡大書牌榜俚俗轉酸從食餡從畜  
有云彼家賣俊叨不知何物也湯餅唐人謂之不托  
今日餽飫晉束晳餅賦有饅頭薄持起溲牢九饅頭  
名存而起溲牢九莫曉何物薄持荀氏又曰薄夜亦  
莫知何物也

文中虎

謝希深初以奉禮郎鎖廳應舉以啟事謁大年云曳  
鈴其空念無君子者解組不顧公如蒼生何大年曰  
此文中虎也

花木錄

花木疏記

唐相石泉公王方慶著花木疏贊皇公李德裕著花  
木錄

一葉百影

瀛州有影木日中視之則一葉百影花有實夜如列

星萬年一實其大如瓜

仙都苑

北齊武帝改芳林園為仙都苑植名果有合歡杏同

心李

花姑

魏夫人李弟子善種謂之花姑

花秋

牡丹將開勿多灌土寒則開遲剪花急則花秋無傷

使遼錄

割馬肝

接伴使耶律永興副姚跋回張向問北馬有割去肝者遂知無病能行果否云有之其法飲以醇酒於腋間破之取去少肉然亦十失八九又問鵠巢中生獵犬果否云亦有之然極難得今駕前有二隻其性識

頗異每獵而獲十倍常大

吹葉成曲

遼人吹葉成曲以歌聲相和音韻甚和

打圍

北人打圍一歲間各有所處正月釣魚海上於水底  
釣大魚二月三月放鶲號海東青打鷹四月五月打  
麋鹿六月七月於涼淀處坐八月九月打虎豹之類  
自此直至歲終如南人趁時耕種也

南朝峭漢

跋回云自來奉使北朝禮遇之厚無如王拱辰預釣  
魚放鶴之會皇帝親御琵琶以侑酒是時先父館伴  
相得甚歡拱辰謂先父云南朝峭漢惟君異日先父  
為上道此語上曰拱辰答問似此語言極多其才器  
不在人下然識量不足難於遠到吾見奉使之人惟  
富弼不可量也因問南朝如卿人材有幾弼曰臣斗  
筲之器不足道本朝人材勝如臣者車載斗量安可

數計察斯人大未可量

銀牌

形如方嚮刻番書宣速二字使者執牌馳馬日行數百里所至如北主親到須索更易無敢違者

黑山

北塞黑山如中國之岱宗云北人死魂皆歸此山每歲五京進人馬紙各萬餘事祭山而焚之其禮甚嚴非祭不敢近也

佛粧

遼婦以黃物塗面如金謂之佛粧

以車渡河

過盧溝河伴使云恐乘轎危以車渡極安而速濟不  
曉其法

茶錄

雲脚乳面

凡茶少湯多則雲脚散湯少茶多則乳面聚

頗異每獵而獲十倍常大

吹葉成曲

遼人吹葉成曲以歌聲相和音韻甚和

打圍

北人打圍一歲間各有所處正月釣魚海上於水底  
釣大魚二月三月放鶲號海東青打鴈四月五月打  
麋鹿六月七月於涼淀處坐八月九月打虎豹之類  
自此直至歲終如南人趁時耕種也

南朝峭漢

跋回云自來奉使北朝禮遇之厚無如王拱辰預釣  
魚放鶴之會皇帝親御琵琶以侑酒是時先父館伴  
相得甚歡拱辰謂先父云南朝峭漢惟君異日先父  
為上道此語上曰拱辰答問似此語言極多其才器  
不在人下然識量不足難於遠到吾見奉使之人惟  
富弼不可量也因問南朝如卿人材有幾弼曰臣斗  
筲之器不足道本朝人材勝如臣者車載斗量安可

數計察斯人大未可量

銀牌

形如方嚮刻蕃書宣速二字使者執牌馳馬日行數百里所至如北主親到須索更易無敢違者

黑山

北塞黑山如中國之岱宗云北人死魂皆歸此山每歲五京進人馬紙各萬餘事祭山而焚之其禮甚嚴非祭不敢近也

佛粧

遼婦以黃物塗面如金謂之佛粧

以車渡河

過盧溝河佯使云恐乘轎危以車渡極安而速濟不曉其法

茶錄

雲脚乳面

凡茶少湯多則雲脚散湯少茶多則乳面聚

候湯

茶經一曰茶二曰槚三曰蔎四曰茗五曰荈郭璞云早取為茶晚取為荈又候湯有三沸如魚目微有聲為一沸四邊如湧泉連珠為二沸騰波鼓浪為三沸

湯老矣

茗戰

建人謂鬪茶為茗戰

火前火後

蜀雅州蒙頂上有火前茶謂禁火以前採者後者曰  
火後茶又有石花茶

報春鳥

顧渚山茶記山中有鳥每至正月二月鳴云春起也  
至三四月云春去也採茶者呼為報春鳥

蟾背蝦目

謝宗論茶云豈可為酪蒼頭便應代酒從事又云候  
蟾背之芳香觀蝦目之沸湧細漚花泛浮渟雲騰昏

俗塵勞一啜而散

文火

顧况論茶云煎以文火細烟小鼎長泉

苦茶

陶隱居云苦茶換骨輕身丹岳黃石君服之仙去

秘水

唐秘書省中水最佳名秘水

茶詩

古人茶詩欲知花乳清冷味須是眠雲卧石人杜牧  
茶詩云山實東吳秀茶稱瑞草魁劉禹錫試茶詩云  
何況蒙山顧渚春白泥赤印走香塵



類說卷十三

候湯

茶經一曰茶二曰槚三曰蔎四曰茗五曰荈郭璞云早取為茶晚取為荈又候湯有三沸如魚目微有聲為一沸四邊如湧泉連珠為二沸騰波鼓浪為三沸湯老矣

茗戰

建人謂鬪茶為茗戰

火前火後

蜀雅州蒙頂上有火前茶謂禁火以前採者後者曰  
火後茶又有石花茶

報春鳥

顧渚山茶記山中有鳥每至正月二月鳴云春起也  
至三四月云春去也採茶者呼為報春鳥

蟾背蝦目

謝宗論茶云豈可為酪蒼頭便應代酒從事又云候  
蟾背之芳香觀蝦目之沸湧細漚花泛浮渟雲騰昏

俗塵勞一啜而散

文火

顧况論茶云煎以文火細烟小鼎長泉

苦茶

陶隱居云苦茶換骨輕身丹岳黃石君服之仙去

秘水

唐秘書省中水最佳名秘水

茶詩

古人茶詩欲知花乳清冷味須是眠雲卧石人杜牧  
茶詩云山實東吳秀茶稱瑞草魁劉禹錫試茶詩云  
何況蒙山顧渚春白泥赤印走香塵



類說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類說卷十四

詳校官中書臣張姚成

員外郎臣牛穎文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錄監生臣何銓

欽定四庫全書

類說目錄

卷十四

啓顏錄

跨馬揮鞭傍河牽船

射不着探

高坐誦詩

卷耳后妃之德

煮筭為筭

羊踏破菜園

煎餅謎

教曹詩

黑面赤眼相嘲

咏黑

年老卿少

嘲庭中竹

帽底可知

嘲臀

子在囬何敢死

三禿不敵一盧

命羣臣為大言

因話錄

此兒無尾

不痴不聾不作家翁

十月始裹

揀得一好長官

欽定四庫全書

類說目錄

卷十四

啓顏錄

跨馬揮鞭傍河牽船

射不着垛

高坐誦詩

卷耳后妃之德

煮筍為筭

羊踏破菜園

煎餅謎

款曹詩

黑面赤眼相嘲

咏黑

年老卿少

嘲庭中竹

帽底可知

嘲臀

子在回何敢死

三禿不敵一盧

命羣臣為大言

因話錄

此兒無尾

不痴不聾不作家翁

十月始裹

揀得一好長官

鬪雞相撲

賜君子小人不同日

多呼陳伯玉

汾陽奏州縣官

汾陽諸子皆奴材

南鄭北鄭

韓臯是硬

諸生繼相

荷杯

飲酒稱名

好脚迹門生

了本分公事

響泉韻磬

猿名山公

活火煎茶

能與張家說家門

時至則行

鑄劍戟為農器賦

作淚賦

韓退之詩

女儀

二清二乾

以詩見韋蘓州

文章大德

應不求聞達科

鑒虛煮肉法

後人誣作

自家兒得人憐

年滿令史

錯喉

李過庭

拗項橋

音聲樹

冰廳

御史三院

哄堂

察院廳名

瞎眼宰相

葉法善

人道尚右

時世粧

閣下足下之稱

毳褐豈甚銅乳之臭

投牒便換

夢柳仆地

夢昇棺入堂

東西臺

張騫槎

大僚子安得居山

和尚教坊

門戶李益

買妾非妓

鬪雞相撲

賜君子小人不同日

多呼陳伯玉

汾陽奏州縣官

汾陽諸子皆奴材

南鄭北鄭

韓臯是硬

諸生繼相

荷杯

飲酒稱名

好脚迹門生

了本分公事

響泉韻磬

猿名山公

活火煎茶

能與張家說家門

時至則行

鑄劍戟為農器賦

作淚賦

韓退之詩

女儀

二清二乾

以詩見韋蘓州

文章大德

應不求聞達科

鑒虛煮肉法

後人誣作

自家兒得人憐

年滿令史

錯喉

李過庭

拗項橋

音聲樹

冰廳

御史三院

哄堂

察院廳名

瞎眼宰相

葉法善

人道尚右

時世粧

閣下足下之稱

毳褐豈甚銅乳之臭

投牒便換

夢柳仆地

夢昇棺入堂

東西臺

張騫槎

大僚子安得居山

和尚教坊

門戶李益

買妾非妓

欽定四庫全書

類說卷十四

宋 曾慥 編

啟顏錄

跨馬揮鞭傍河牽船

晉劉道真遭亂於河側為人牽船見一老嫗搖櫓道  
真嘲曰何不調機弄杼因甚傍河搖櫓女答曰丈夫  
何不跨馬揮鞭因甚傍河牽船

射不着垛

唐宋國公蕭瑀不能射太宗賜射俱不着垛歐陽詢作詩嘲曰急風吹緩箭弱手馭強弓欲高番覆下應西還更東十回俱着地兩手併擎空借問誰為此多應是宋公

高坐誦詩

唐有僧法軌形貌短小於寺開講李榮往共議論僧於高坐誦詩曰姓李應須李名榮又不榮榮應聲曰身材三尺半頭毛猶未生

卷耳后妃之德

唐韋慶本女選為妃詣朝坐欲謝慶本兩耳毛卷朝士多目為卷耳長安令松壽賀曰僕固知令女得妃慶本曰何以知之松曰卷耳后妃之德

煮筭為筭

漢人適吳吳人設筭問何物曰竹也歸煮其筭不熟曰吳人輕輒欺我如此

羊踏破菜園

有人常食蔬茹忽食羊肉夢五臟神曰羊踏破菜園

煎餅謎

齊高祖作煎餅謎平律葛答反前火食并字

教曹詩

高教曹詩曰塚子地握槊星宿天圍幕開門屋張口  
捲席床剝皮桃生毛彈子瓠長棒槌兒牆敲壁凹肚河

凍水生肌

黑面赤眼相嘲

欽定四庫全書

類說卷十四

宋 曾慥 編

啟顏錄

跨馬揮鞭傍河牽船

晉劉道真遭亂於河側為人牽船見一老嫗搖櫓道  
真嘲曰何不調機弄杼因甚傍河搖櫓女答曰丈夫  
何不跨馬揮鞭因甚傍河牽船

射不着垛

唐宋國公蕭瑀不能射太宗賜射俱不着垛歐陽詢作詩嘲曰急風吹緩箭弱手馭強弓欲高番覆下應西還更東十回俱着地兩手併擎空借問誰為此多應是宋公

高坐誦詩

唐有僧法軌形貌短小於寺開講李榮往共議論僧於高坐誦詩曰姓李應須李名榮又不榮榮應聲曰身材三尺半頭毛猶未生

卷耳后妃之德

唐韋慶本女選為妃詣朝坐欲謝慶本兩耳毛卷朝士多目為卷耳長安令松壽賀曰僕固知令女得妃慶本曰何以知之松曰卷耳后妃之德

煮筭為筍

漢人適吳吳人設筍問何物曰竹也歸煮其筭不熟曰吳人輕輒欺我如此

羊踏破菜園

有人常食蔬茹忽食羊肉夢五臟神曰羊踏破菜園  
煎餅謎

齊高祖作煎餅謎平律葛答反前火食并字

教曹詩

高教曹詩曰塚子地握槊星宿天圍幕開門屋張口  
捲席床剝皮桃生毛彈子瓠長棒槌兒牆敲壁凹肚河

凍水生肌

黑面赤眼相嘲

唐初梁寶好嘲戲嘗至貝州有趙仲德甚能嘲即令召之寶顏甚黑凭案以待仲德入兩眼俱赤寶云天上既無雲閃電何以無准則答曰向我入門來案後惟見一錠墨又云官裏科朱砂半眼共一國又答云磨公小拇指塗得大社北寶無以對

咏黑

唐李叔慎賀蘭僧伽面甚黑杜善賢為長安令亦黑劉行敏咏之曰叔慎騎黑馬僧伽挽漆弓喚取長安

令共獵北山熊

年老卿少

後魏孫紹為太府少卿高帝問卿年何老曰臣年雖老臣卿乃少遂遷正卿

嘲庭中竹

溫彥博杜如晦同為僕射有裴畧者訴事二公久不答畧自陳通言語工嘲戲彥博使嘲庭中竹畧曰竹竹竹青簇簇凌寒葉不凋經夏子不熟虛心未能待國

士皮上何須生節目又令傳語屏牆即走至牆下曰  
方今聖明主闢四門以待士君是何物敢妨賢路  
帽底可知

唐山東一劇縣有老胥善侮縣令初至以事試之即  
知其為人有令始至方差下造簿吏改易姓名或小  
字使相屬可笑高聲呼云張布袋盛老鼠宋郎君向  
冥府令不問吏出謂其徒曰帽底可知遂無所憚

嘲臂

左司郎中封道弘身大而臂濶李勣謂曰封道弘汝臂濶酌坐得休何須爾許大

子在回何敢死

隋侯白機辨敏捷嘗與楊素並馬路旁有槐樹憔悴欲死素曰侯秀才理道過人能令此樹活否曰取槐子懸樹枝即活素問其說答曰論語云子在回何敢死

三禿不敵一盧

唐初梁寶好嘲戲嘗至貝州有趙仲德甚能嘲即令召之寶顏甚黑凭案以待仲德入兩眼俱赤寶云天上既無雲閃電何以無准則答曰向我入門來案後惟見一錠墨又云官裏科朱砂半眼共一國又答云磨公小拇指塗得大社北寶無以對

咏黑

唐李叔慎賀蘭僧伽面甚黑杜善賢為長安令亦黑劉行敏咏之曰叔慎騎黑馬僧伽挽漆弓喚取長安

令共獵北山熊

年老卿少

後魏孫紹為太府少卿高帝問卿年何老曰臣年雖老臣卿乃少遂遷正卿

嘲庭中竹

溫彥博杜如晦同為僕射有裴畧者訴事二公久不答畧自陳通言語工嘲戲彥博使嘲庭中竹畧曰竹竹竹青簇簇凌寒葉不凋經夏子不熟虛心未能待國

士皮上何須生節目又令傳語屏牆即走至牆下曰  
方今聖明主闢四門以待士君是何物敢妨賢路  
帽底可知

唐山東一劇縣有老胥善侮縣令初至以事試之即  
知其為人有令始至方差下造簿吏改易姓名或小  
字使相屬可笑高聲呼云張布袋盛老鼠宋郎君向  
冥府令不問吏出謂其徒曰帽底可知遂無所憚

嘲臂

左司郎中封道弘身大而臂濶李勣謂曰封道弘汝臂濶酌坐得休何須爾許大

子在回何敢死

隋侯白機辨敏捷嘗與楊素並馬路旁有槐樹憔悴欲死素曰侯秀才理道過人能令此樹活否曰取槐子懸樹枝即活素問其說答曰論語云子在回何敢死

三禿不敵一盧

隋盧嘉言至僧寺與三僧酬答數回嘉言笑曰三個禿師並不解樗蒲僧未喻嘉言曰不聞俗語云三個禿不敵一個盧

命羣臣為大言

漢武帝置酒命羣臣為大言小者飲酒公孫丞相曰臣驕而猛又剛毅交牙出吻聲又大號呼萬里嗷一代餘四公不能對東方朔請代大對一曰臣坐不得起仰迫於天地之間愁不得長二曰臣跋越九州

間不容趾并吞天下欲括四海三四曰天下不足以受臣坐四海不足以受臣睡臣噎不緣食出居天外卧上曰大哉弘言最小當飲

因詰錄

此兒無尾

肅宗屢言安祿山不臣之狀明皇一日召太子諸王擊毬太子潛欲以鞍馬傷之帝密謂太子吾非不疑但此兒無尾汝當置之

不痴不聾不作家翁

郭曖嘗與昇平公主琴瑟不調曖罵公主倚乃父為天子我父嫌天子不作主恚入奏上曰他父實嫌天子不作使不嫌社稷豈汝家有也尚父拘曖詣朝堂待罪上曰不痴不聾不作阿家阿翁小兒女閨闥之言大臣安用聽錫賚以遣之尚父杖曖數十

十月始裘

德宗暮秋微寒上曰九月衣衫十月衣袍與時候不

相稱欲遞遷一月何如翰林承旨李吉甫以聖人能上順天時下盡物理請宣示四方編之於令李相程曰謹按月令十月始裘玄宗刪定不可改易上乃止揀得一好長官

德宗躬親庶政中外除授無不留神趙參自監察裏行授高陵縣令後遊苑中有執役者上問何處人云是高陵百姓上曰我今為汝揀得一好長官知否

鬪雞相撲

隋盧嘉言至僧寺與三僧酬答數回嘉言笑曰三個禿師並不解樗蒲僧未喻嘉言曰不聞俗語云三個禿不敵一個盧

命羣臣為大言

漢武帝置酒命羣臣為大言小者飲酒公孫丞相曰臣驕而猛又剛毅交牙出吻聲又大號呼萬里嗷一代餘四公不能對東方朔請代大對一曰臣坐不得起仰迫於天地之間愁不得長二曰臣跋越九州

間不容趾并吞天下欲括四海三四曰天下不足以  
受臣坐四海不足以受臣睡臣噎不緣食出居天外  
卧上曰大哉弘言最小當飲

因詰錄

此兒無尾

肅宗屢言安祿山不臣之狀明皇一日召太子諸王  
擊毬太子潛欲以鞍馬傷之帝密謂太子吾非不疑  
但此兒無尾汝當置之

不痴不聾不作家翁

郭曖嘗與昇平公主琴瑟不調曖罵公主曰他父實嫌天子我父嫌天子不作主憲入奏上曰他父實嫌天子不作使不嫌社稷豈汝家有也尚父拘曖詣朝堂待罪上曰不痴不聾不作阿家阿翁小兒女閨闥之言大臣安用聽錫賚以遣之尚父杖曖數十

十月始裘

德宗暮秋微寒上曰九月衣衫十月衣袍與時候不

相稱欲遞遷一月何如翰林承旨李吉甫以聖人能上順天時下盡物理請宣示四方編之於令李相程曰謹按月令十月始裘玄宗刪定不可改易上乃止揀得一好長官

德宗躬親庶政中外除授無不留神趙參自監察裏行授高陵縣令後遊苑中有執役者上問何處人云是高陵百姓上曰我今為汝揀得一好長官知否

鬪雞相撲

文宗有事南郊祀本司進相撲人上曰我方清齋豈  
合觀此左右曰舊例上曰此應是要賞物可向外相  
撲了與賞令去又嘗觀鬪雞優人稱嘆大好上曰雞  
既好便賜汝

賜君子小人不同日

文宗賜翰林學士章服續有待詔先欲賜者上曰賜  
君子小人不同日且待別日

多呼陳伯玉

文宗對諸學士論文裴舍人素數道陳拾遺名柳舍人環目之裴不覺上顧柳曰他字伯玉亦應多呼陳伯玉

汾陽奏州縣官

郭汾陽在邠州嘗奏一州縣官而勅不下或曰以令公勛德請一吏致阻是宰相不知體甚也王曰艱難以來朝廷姑息方鎮武臣求無不得方鎮跋扈使朝廷疑之今子儀奏屬官不過是所請不當上不以武

臣待子儀諸公可以見賀矣

汾陽諸子皆奴材

郭汾陽在河中禁無故走馬犯者死夫人乳母之子抵禁都虞候杖殺之諸子泣告虞候縱橫之狀王明日對賓僚嘆曰諸子皆奴材也不賞父之都虞候而惜母之阿嬪兒非奴材而何

南鄭北鄭

太傅鄭絅第在南出自南祖司徒鄭真公第在北出

自北祖時謂南鄭相北鄭相司徒堂兄文憲公前後  
相德宗亦謂之大鄭相小鄭相

韓臯是硬

韓僕射臯小瘡令醫傅膏藥藥不濡公問之醫云天  
寒膏硬公笑曰韓臯實是硬竟不以為罪

諸生繼相

權文公德輿身不由科第掌貢舉三年門下諸生繼

為相公

文宗有事南郊祀本司進相撲人上曰我方清齋豈  
合觀此左右曰舊例上曰此應是要賞物可向外相  
撲了與賞令去又嘗觀鬪雞優人稱嘆大好上曰雞  
既好便賜汝

賜君子小人不同日

文宗賜翰林學士章服續有待詔先欲賜者上曰賜  
君子小人不同日且待別日

多呼陳伯玉

文宗對諸學士論文裴舍人素數道陳拾遺名柳舍人環目之裴不覺上顧柳曰他字伯玉亦應多呼陳伯玉

汾陽奏州縣官

郭汾陽在邠州嘗奏一州縣官而勅不下或曰以令公勛德請一吏致阻是宰相不知體甚也王曰艱難以來朝廷姑息方鎮武臣求無不得方鎮跋扈使朝廷疑之今子儀奏屬官不過是所請不當上不以武

臣待子儀諸公可以見賀矣

汾陽諸子皆奴材

郭汾陽在河中禁無故走馬犯者死夫人乳母之子抵禁都虞候杖殺之諸子泣告虞候縱橫之狀王明日對賓僚嘆曰諸子皆奴材也不賞父之都虞候而惜母之阿嬪兒非奴材而何

南鄭北鄭

太傅鄭絅第在南出自南祖司徒鄭真公第在北出

自北祖時謂南鄭相北鄭相司徒堂兄文憲公前後  
相德宗亦謂之大鄭相小鄭相

韓臯是硬

韓僕射臯小瘡令醫傅膏藥藥不濡公問之醫云天  
寒膏硬公笑曰韓臯實是硬竟不以為罪

諸生繼相

權文公德輿身不由科第掌貢舉三年門下諸生繼

為相公

荷杯

牟少師與賓僚飲宴暑日臨水以荷為杯滿酌使僕持近人口以簪刺之不盡則重飲既罷有人言適飲大歡者公曰今日言歡則明昨之不歡無論好惡一不得言

飲酒稱名

段相文昌性介狹在西川有進士薛太白飲酒稱名太多明日遂不召

好脚迹門生

李逢吉知舉貢榜成未放而入相及第人就中書見  
座主時謂好脚迹門生

了本分公事

劉栖楚為京兆尹謂僚屬曰諸公各自了本分公事  
晴天美景恣意遊賞勿至拘束

響泉韻磬

李汧公蓄二琴殊絕所謂響泉韻磬者也二寵妓曰

秀才七七善琴與箏自撰琴譜

猿名山公

李約琴道酒德詩調皆高絕一生不近粉黛多蓄古器嘗得石鐵一片擊之清越又養一猿名山公約汧公子也初至金陵於府主庶人錡坐屢贊招隱寺標致一日庶人宴於寺中明日謂曰十郎嘗誇招隱寺昨遊宴細看何殊州中約笑曰某所賞者疎野耳若遠山將翠幕遮古松用絲物裹腥膻涴鹿掊泉音樂

亂山鳥聲實不如在叔父大廳也

活火煎茶

李約性嗜茶嘗曰茶須緩火炙活火煎活火謂炭火之焰者

能與張家說家門

張弘靖三世掌書命在台座前代未有楊巨源贈詩云伊陟無聞祖韋賢不到孫時稱其能與張家說家門巨源年老頭數搖苦吟所致

荷杯

牟少師與賓僚飲宴暑日臨水以荷為杯滿酌使僕持近人口以簪刺之不盡則重飲既罷有人言適飲大歡者公曰今日言歡則明昨之不歡無論好惡一不得言

飲酒稱名

段相文昌性介狹在西川有進士薛太白飲酒稱名太多明日遂不召

好脚迹門生

李逢吉知舉貢榜成未放而入相及第人就中書見  
座主時謂好脚迹門生

了本分公事

劉栖楚為京兆尹謂僚屬曰諸公各自了本分公事  
晴天美景恣意遊賞勿至拘束

響泉韻磬

李汧公蓄二琴殊絕所謂響泉韻磬者也二寵妓曰

秀才七七善琴與箏自撰琴譜

猿名山公

李約琴道酒德詩調皆高絕一生不近粉黛多蓄古器嘗得石鐵一片擊之清越又養一猿名山公約汧公子也初至金陵於府主庶人錡坐屢贊招隱寺標致一日庶人宴於寺中明日謂曰十郎嘗誇招隱寺昨遊宴細看何殊州中約笑曰某所賞者疎野耳若遠山將翠幕遮古松用絲物裹腥膻涴鹿培泉音樂

亂山鳥聲實不如在叔父大廳也

活火煎茶

李約性嗜茶嘗曰茶須緩火炙活火煎活火謂炭火之焰者

能與張家說家門

張弘靖三世掌書命在台座前代未有楊巨源贈詩云伊陟無聞祖韋賢不到孫時稱其能與張家說家門巨源年老頭數搖苦吟所致

時至則行

裴晉公不信術數不好服食嘗云雞猪魚蒜逢之則  
喫生老病死時至則行

鑄劍戟為農器賦

憲宗賜裴晉公玉帶公臨終封進表曰內府之珍先  
朝所賜既不敢將歸地下又不合留在人間公貞元  
中鑄劍戟為農器賦云皇帝嗣位之三十載寰海鏡  
清方隅砥平驅域中盡歸力穡示天下不復用兵其

後作相竟立殊勛觀其詞賦氣槩豈得無異日之事

作淚賦

進士李為作淚賦及輕薄暗小四賦李賀作樂府多屬意花草蜂蝶之間二子竟不遠大

韓退之詩

韓退之遊廬山過蕭金部山居詩云中郎有女能傳業伯道無兒可主家今日匡山過舊隱空將哀淚對

烟霞

女儀

郎中元沛妻劉氏有文學著女儀一篇亦曰直訓

二清二乾

江南多名僧越州有清江清晝婺州有乾後乾輔時  
號會稽二清東陽二乾

以詩見韋蘓州

吳興僧晝字皎然工律詩抒思作十數篇見韋蘓州  
韋殊不稱賞明日寫舊製獻之大加嘆賞云幾至失

聲名何不但以所工見投而猥希老夫意耶人各有得非卒能致也

文章大德

元和以來僧道多稱大德偶得補署遂為頭銜各因所業以冠大德之目至有號文章大德者

應不求聞達科

昔有德音搜訪懷才抱器不求聞達者有人逢一書生奔馳入京問求何事答曰將應不求聞達科

時至則行

裴晉公不信術數不好服食嘗云雞猪魚蒜逢之則  
喫生老病死時至則行

鑄劍戟為農器賦

憲宗賜裴晉公玉帶公臨終封進表曰內府之珍先  
朝所賜既不敢將歸地下又不合留在人間公貞元  
中鑄劍戟為農器賦云皇帝嗣位之三十載寰海鏡  
清方隅砥平驅域中盡歸力穡示天下不復用兵其

後作相竟立殊勛觀其詞賦氣槩豈得無異日之事

作淚賦

進士李為作淚賦及輕薄暗小四賦李賀作樂府多屬意花草蜂蝶之間二子竟不遠大

韓退之詩

韓退之遊廬山過蕭金部山居詩云中郎有女能傳業伯道無兒可主家今日匡山過舊隱空將哀淚對

烟霞

女儀

郎中元沛妻劉氏有文學著女儀一篇亦曰直訓

二清二乾

江南多名僧越州有清江清晝婺州有乾後乾輔時  
號會稽二清東陽二乾

以詩見韋蘓州

吳興僧晝字皎然工律詩抒思作十數篇見韋蘓州  
韋殊不稱賞明日寫舊製獻之大加嘆賞云幾至失

聲名何不但以所工見投而猥希老夫意耶人各有得非平能致也

文章大德

元和以來僧道多稱大德偶得補署遂為頭銜各因所業以冠大德之目至有號文章大德者

應不求聞達科

昔有德音搜訪懷才抱器不求聞達者有人逢一書生奔馳入京問求何事答曰將應不求聞達科

鑒虛煮肉法

元和中僧鑒虛不知肉味有僧素無道行遂作鑒虛

煮肉法

後人誣作

才命論稱張燕公革華傳稱韓文公老牛歌稱白樂  
天佛骨詩稱鄭司徒皆後人之所誣也

自家兒得人憐

玄宗問黃幡綽是箇兒得人憐對曰自家兒得人憐

時肅宗在東宮嘗危懼宮中號祿山為子上俛首久之  
又嘗登樓見一醉人臨水卧問是何人幡綽曰是年  
滿令史上問何以知之對曰更一轉入流矣上又與  
諸王會食寧王噴食飯直至龍顏上曰寧哥何故錯  
喉幡綽曰此非錯喉乃是歎嘆

年滿令史

錯喉並見上

李過庭

姚峴滑稽姚南仲廉察陝郊峴以宗從見之忽有投  
刺者云李過庭南仲曰過庭之名甚新未知誰家子  
弟峴曰恐是李趨兒

拗項橋

尚書省東隅有橋名拗項橋言侍御史及殿中久次  
者至此拗項而望南宮也

音聲樹

都堂有古槐夜深聞絲竹之聲音省中即有入相者

俗號音聲樹

冰廳

祠部號為冰廳言其清冷也二十四司印每郎官交直時吏人懸於臂以相授頗覺為煩楊虞卿始置匱加鐫人以為便初成州或為吏部郎戲作考詞狀有千忍萬忍後不禁考上下

御史三院

一曰臺院其僚曰侍御史呼端公知雜事謂之雜端

鑒虛煮肉法

元和中僧鑒虛不知肉味有僧素無道行遂作鑒虛

煮肉法

後人誣作

才命論稱張燕公革華傳稱韓文公老牛歌稱白樂  
天佛骨詩稱鄭司徒皆後人之所誣也

自家兒得人憐

玄宗問黃幡綽是箇兒得人憐對曰自家兒得人憐

時肅宗在東宮嘗危懼宮中號祿山為子上俛首久之  
又嘗登樓見一醉人臨水卧問是何人幡綽曰是年  
滿令史上問何以知之對曰更一轉入流矣上又與  
諸王會食寧王噴食飯直至龍顏上曰寧哥何故錯  
喉幡綽曰此非錯喉乃是歎噎

年滿令史

錯喉並見上

李過庭

姚峴滑稽姚南仲廉察陝郊峴以宗從見之忽有投  
刺者云李過庭南仲曰過庭之名甚新未知誰家子  
弟峴曰恐是李趨兒

拗項橋

尚書省東隅有橋名拗項橋言侍御史及殿中久次  
者至此拗項而望南宮也

音聲樹

都堂有古槐夜深聞絲竹之聲音省中即有入相者

俗號音聲樹

冰廳

祠部號為冰廳言其清冷也二十四司印每郎官交直時吏人懸於臂以相授頗覺為煩楊虞卿始置匱加鐫人以為便初成州或為吏部郎戲作考詞狀有千忍萬忍後不禁考上下

御史三院

一曰臺院其僚曰侍御史呼端公知雜事謂之雜端

非知雜者號散端二曰殿院其僚曰殿中侍御史呼  
侍御新入者知右巡以次左巡號兩巡使三曰察院  
其僚曰監察御史亦呼侍御每公堂會食雜端在南  
榻主簿在北榻皆絕笑言若雜端失笑則三院皆笑  
謂之哄堂

哄堂見上

察院廳名

察院諸廳各有他名禮察曰松廳南有古松也刑察

曰廳廄寢此多廳兵察主院中茶茶必是蜀之佳者貯於陶器謂之茶瓶廳吏察主入朝人名籍謂之朝簿吏察之上則館驛使又其上監察使謂之察長

瞎眼宰相

裴光德在中書故人求京府判司公曰此官與公不相當不敢以故人之私隸朝廷綱紀他日有瞎眼宰相憐公者不妨却得某必不可

葉法善

道士葉靜能中宗朝坐妖妄伏法玄宗時有道術者乃法善也有人撰記傳云玄宗令道士葉靜能誤矣

人道尚右

以右為尊禮先賓客故西讓客主人在東自卑也今人或以東讓客非禮也

時世粧

崔樞夫人治家整肅婦妾皆不許時世粧

閣下足下之稱

古者三公開閣而郡守比古諸侯亦各有閣故有閣下之稱前輩與大官書多呼執事與足下劉子雲與宰相書曰足下韓退之與張僕射書曰執事即其例也記室本王侯賓佐之稱他人不可通用惟執事則指左右之人尊卑皆可通稱又自卑達尊例云座前尤非也閣下降殿下一等座前降几前一等豈可僭用哉

毳褐豈甚銅乳之臭

非知雜者號散端二曰殿院其僚曰殿中侍御史呼  
侍御新入者知右巡以次左巡號兩巡使三曰察院  
其僚曰監察御史亦呼侍御每公堂會食雜端在南  
榻主簿在北榻皆絕笑言若雜端失笑則三院皆笑  
謂之哄堂

哄堂見上

察院廳名

察院諸廳各有他名禮察曰松廳南有古松也刑察

曰魘廳寢此多魘兵察主院中茶茶必是蜀之佳者  
貯於陶器謂之茶瓶廳吏察主入朝人名籍謂之朝  
簿吏察之上則館驛使又其上監察使謂之察長  
瞎眼宰相

裴光德在中書故人求京府判司公曰此官與公不  
相當不敢以故人之私隳朝廷綱紀他日有瞎眼宰  
相憐公者不妨却得某必不可

葉法善

道士葉靜能中宗朝坐妖妄伏法玄宗時有道術者乃法善也有人撰記傳云玄宗令道士葉靜能誤矣人道尚右

以右為尊禮先賓客故西讓客主人在東自卑也今人或以東讓客非禮也

時世粧

崔樞夫人治家整肅婦妾皆不許時世粧

閣下足下之稱

古者三公開閣而郡守比古諸侯亦各有閣故有閣  
下之稱前輩與大官書多呼執事與足下劉子雲與  
宰相書曰足下韓退之與張僕射書曰執事即其例  
也記室本王侯賓佐之稱他人不可通用惟執事則  
指左右之人尊卑皆可通用又自卑達尊例云座前  
尤非也閣下降殿下一等座前降几前一等豈可僭  
用哉

毳褐豈甚銅乳之臭

朝士詣友生見衲表道人在座他日謂曰公好毳褐之夫何也吾不知其賢愚但覺其臭友生曰毳褐之臭豈甚銅乳公處其間曾不嫌恥反譏有道之士南朝以蛙鳴勝鼓吹吾視毳褐愈於今之朱紫遠矣

投牒便換

有士子鬻產於外得數十千懼川途難費因所知納於公藏傳牒以歸世所謂便換者置之衣囊一日醉拍囊曰莫輕此中大有好物盜在側聞之夜殺而取

其囊意其有金開無獲投牒於水

夢柳仆地

柳宗元自永州司馬召至京師詣卜者問命曰予柳姓也昨夢柳樹仆地其不祥乎卜者曰生則柳樹仆則柳木木者牧也君其牧柳州乎卒如其言

夢昇棺入堂

李逢吉有婢夢有一人昇棺至堂後云且置地不久移入堂中俄除中書舍人後知貢舉未畢而入相

東西臺

高宗改門下中書省為東西臺尚書省為文昌臺改御史臺呼為南臺

張騫槎

漢書載張騫窮河源言其奉使之遠實無天河之說惟博物志云客星犯斗牛事後人云得織女支機石以問君平皆是虛誕寶歷中京洛述夫昇張騫槎不知何物也前輩詩往往用張騫槎相襲謬誤如此

大僚子安得居山

李德裕薦處士王龜堪為諫官武宗問誰子對曰王超之子上曰凡處士當是山野之人龜大僚子安得居山耶德裕無以對

和尚教坊

元和中有僧文淑聚衆論說內典託言鄙亵之事不逞革爭效其音調為歌曲呼為和尚教坊

門戶李益

朝士詣友生見衲表道人在座他日謂曰公好毳褐之夫何也吾不知其賢愚但覺其臭友生曰毳褐之臭豈甚銅乳公處其間曾不嫌恥反譏有道之士南朝以蛙鳴勝鼓吹吾視毳褐愈於今之朱紫遠矣

投牒便換

有士子鬻產於外得數十千懼川途難費因所知納於公藏傳牒以歸世所謂便換者置之衣囊一日醉拍囊曰莫輕此中大有好物盜在側聞之夜殺而取

其囊意其有金開無獲投牒於水

夢柳仆地

柳宗元自永州司馬召至京師詣卜者問命曰予柳姓也昨夢柳樹仆地其不祥乎卜者曰生則柳樹仆則柳木木者牧也君其牧柳州乎卒如其言

夢昇棺入堂

李逢吉有婢夢有一人昇棺至堂後云且置地不久移入堂中俄除中書舍人後知貢舉未畢而入相

東西臺

高宗改門下中書省為東西臺尚書省為文昌臺改御史臺呼為南臺

張騫槎

漢書載張騫窮河源言其奉使之遠實無天河之說惟博物志云客星犯斗牛事後人云得織女支機石以問君平皆是虛誕寶歷中京洛通夫昇張騫槎不知何物也前輩詩往往用張騫槎相襲謬誤如此

大僚子安得居山

李德裕薦處士王龜堪為諫官武宗問誰子對曰王超之子上曰凡處士當是山野之人龜大僚子安得居山耶德裕無以對

和尚教坊

元和中有僧文淑聚衆論說內典託言鄙亵之事不逞革爭效其音調為歌曲呼為和尚教坊

門戶李益

李益能文有貴家子同姓名人謂益為文章李益貴  
家子為門戶李益

買妾非妓

柳公綽嘗納一姬同院知之屢徵出妓公綽曰士有一妻一妾以主中饋備灑掃公綽買妾非妓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四

類說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類說目錄

卷十五

談賓錄

著毛蘿蔔

笑中有刀

開通元寶錢

閻立本圖

畫家三祖

守鴨綠之險

土山頭

醫者意也

下第詩

劇談錄

黃中君鬼谷子 金盆漬白龍皮

玉葉花

煉炭炊飯

白傅泛舟往香山

灘有鵝鵝

見我龍鍾故相戲耳

謫仙怨

明經父第何事來見

賈氏談錄

石上刻有道字

龍尾道

貢院榜

綺紈子

六籍奴婢

院體

海鷗咏

白傅塚

伐叛亭

白傅不賜謚

八角井

文中子

百衲琴

華岳掌

澄泥硯

虞美人

風水性

厄在白馬

晉公談錄

五星在奎

朝衣不可臨弔

墨慘衣

木掩房

趙普位故相上

御宴值雨

先公談錄

仕宦忌太速

照袋

起復佩魚

拜宰相父母

龐官

竇氏五龍

見客問三事

尚書裏行

宗室之雋

天下生齒數

江南馮延已詞

法帖

題擷芳亭詩

換得西湖十頃秋

玉樓銀海

換羊書

張公庠詩

善佞

杜子美墳

開元樂調

草書錢文

王仲至召試詩

圓通不出世

黃魯直詩

二宋詩

櫻桃薦酪

柳三眠

碧箋題詩

夢拋越詩

鸚鵡呼琵琶

宣赦詩

回鄉詩

元夕御樓詩

劉貢父詩

怪石詩

李太白峯頂寺詩

石上刻有道字

龍尾道

貢院榜

綺紈子

六籍奴婢

院體

海鷗咏

白傅塚

伐叛亭

白傅不賜謚

八角井

文中子

百衲琴

華岳掌

澄泥硯

虞美人

風水性

厄在白馬

晉公談錄

五星在奎

朝衣不可臨弔

墨慘衣

木掩房

趙普位故相上

御宴值雨

先公談錄

仕宦忌太速

照袋

起復佩魚

拜宰相父母

龐官

竇氏五龍

見客問三事

尚書裏行

宗室之雋

天下生齒數

江南馮延巳詞

法帖

題擷芳亭詩

換得西湖十頃秋

玉樓銀海

換羊書

張公庠詩

善佞

杜子美墳

開元樂調

草書錢文

王仲至召試詩

圓通不出世

黃魯直詩

二宋詩

櫻桃薦酪

柳三眠

碧箋題詩

夢拋越詩

鸚鵡呼琵琶

宣赦詩

回鄉詩

元夕御樓詩

劉貢父詩

怪石詩

李太白峯頂寺詩

謝番羅襖詩

姚嗣宗詩

司馬公詩

妓求參寥詩

題小溪詩

東波詩

醉僧祭文

鬚多中相法

晏叔原詩

春秋月

秘色磁器

馬一足

柴桑令

狀元徐適詩

張坦化為蛇

陳知默詩

三平雨滿文字

張安道前生

李白墳

京城

江珧柱

內庫酒北苑茶

對屬

還鄉和尚

錢王詩

傳逸人詩

欽定四庫全書

類說卷十五

宋 曾慥 編

談賓錄

著毛蘿蔔

唐率府馮先震入集賢院校文選註蹲鵠云今之芋子即是著毛蘿蔔

笑中有刀

李義府狀貌溫恭而褊急陰賊忤意者必加傾陷人

謂笑中有刀

開通元寶錢

武德中廢五銖錢行開通元寶錢名其書皆歐陽詢之所為也初進樣文德皇后招一甲痕因鑄之

閻立本圖

東蠻王入朝顏師古奏昔武王時遠國歸款周史集為王會篇今卉服鳥章備集鸞邸宜圖其事以貽於後詔閻立本圖之莫不盡該毫末備得精神

謝番羅襖詩

姚嗣宗詩

司馬公詩

效求參寥詩

題小溪詩

東波詩

醉僧祭文

鬚多中相法

晏叔原詩

春秋月

秘色磁器

馬一尺

柴桑令

狀元徐適詩

張坦化為蛇

陳知默詩

三平兩滿文字 張安道前生

李白墳 京城

江珧柱 內庫酒北苑茶

對屬 還鄉和尚

錢王詩 傅逸人詩

欽定四庫全書

類說卷十五

宋 曾慥 編

談賓錄

著毛蘿蔔

唐率府馮先震入集賢院校文選註蹲鷗云今之芋子即是著毛蘿蔔

笑中有刀

李義府狀貌溫恭而褊急陰賊忤意者必加傾陷人

謂笑中有刀

開通元寶錢

武德中廢五銖錢行開通元寶錢名其書皆歐陽詢之所為也初進樣文德皇后招一甲痕因鑄之

閻立本圖

東蠻王入朝顏師古奏昔武王時遠國歸款周史集為王會篇今卉服鳥章備集鸞邸宜圖其事以貽於後詔閻立本圖之莫不盡該毫末備得精神

畫家三祖

晉以來顧長康張僧繇陸探微為畫家三祖

守鴨綠之險

元萬頃為遼東管記作檄文譏高麗云不知守鴨綠  
之險莫離支報曰敬聞命矣移兵守之萬頃由是坐  
罪

土山頭

諸曹郎中不自員外除者謂之土山頭趙謙光自大

理正卿為戶部郎中員外郎趙浩嘲曰員外由來美  
郎中望不優寧知粉署裏番作土山頭謙光答曰錦  
帳隨情設金檀任意熏惟愁員外置不應列星文  
醫者意也

許裔宗名醫人問何不著書曰醫者意也脉之深趣  
不可言傳

下第詩

羅隱下第詩云名慚桂苑一枝綠鱠憶松江滿箬紅

惟應鮑叔深知我他日蒲帆百尺風

劇談錄

黃中君鬼谷子

竇庭芝與卜者葫蘆生相善一日謂曰君家禍將至遇黃中君鬼谷子方可救教庭芝物色求之得李泌傾心結之未幾遇朱泚之亂庭芝陷賊中事平德宗命誅之泌以前事上聞特貸其死帝曰黃中君蓋指朕謂卿爲鬼谷子何也

金盆漬白龍皮

李德裕當盛暑會客以金盆漬白龍皮於坐側須臾涼颸爽氣凜若高秋

玉藥花

唐昌觀有玉藥花甚盛一日有女子容貌婉麗遶花而行觀者如堵忽折花數枝曰昔有玉峯之約自此可以行矣飄然乘空而去劉禹錫詩云玉女來看玉樹花異香先擁七香車攀枝弄雪時回首驚怪人間

畫家三祖

晉以來顧長康張僧繇陸探微為畫家三祖  
守鴨綠之險

元萬頃為遼東管記作檄文譏高麗云不知守鴨綠  
之險莫離支報曰敬聞命矣移兵守之萬頃由是坐  
罪

土山頭

諸曹郎中不自員外除者謂之土山頭趙謙光自大

理正卿為戶部郎中員外郎趙浩嘲曰員外由來美  
郎中望不優寧知粉署裏番作土山頭謙光答曰錦  
帳隨情設金檀任意熏惟愁員外置不應列星文  
醫者意也

許裔宗名醫人問何不著書曰醫者意也脉之深趣  
不可言傳

下第詩

羅隱下第詩云名慚桂苑一枝綠鱠憶松江滿箬紅

惟應鮑叔深知我他日蒲帆百尺風

劇談錄

黃中君鬼谷子

竇庭芝與卜者葫蘆生相善一日謂曰君家禍將至遇黃中君鬼谷子方可救教庭芝物色求之得李泌傾心結之未幾遇朱泚之亂庭芝陷賊中事平德宗命誅之泌以前事上聞特貸其死帝曰黃中君蓋指朕謂卿爲鬼谷子何也

# 金盆漬白龍皮

李德裕當盛暑會客以金盆漬白龍皮於坐側須臾涼颸爽氣凜若高秋

# 玉藥花

唐昌觀有玉藥花甚盛一日有女子容貌婉麗達花而行觀者如堵忽折花數枝曰昔有玉峯之約自此可以行矣飄然乘空而去劉禹錫詩云玉女來看玉樹花異香先擁七香車攀枝弄雪時回首驚怪人間

日未斜

煉炭炊飯

洛下豪家子飲食鮮華有李使君亦尚華侈盛具召之  
曾不下筭李曰試食此以炭炊豪家子勉食一匕曰  
凡以炭炊先燒炭熟謂之煉火此炊炭尚未煉也後  
經兵亂豪家子丐食山寺而卒

白傅泛舟往香山

盧簡辭遊伊川別墅忽有二童子操蓬艇中有白衣

人與僧偶坐船後以桐甌而炊吟笑宛若神仙問之乃白傅泛舟往香山也

灘有鷺鷀

河南伊闢縣前水中每縣官有入臺者先有灘出石礫金沙清澈可愛牛僧孺為尉一日報灘出縣僚共觀之老吏曰此必分司御史若是西臺當有一雙鷺鷀僧孺祝曰既能有灘何惜鷺鷀言訖一雙飛下不

旬日僧孺果拜察院

見我龍鍾故相戲耳

裴晉公未第時羈遊洛中一日策蹇上天津橋時淮西不庭已數年矣有二老人倚柱立語曰蔡州何時得平見晉公愕然曰適憂蔡州未平須待此人為相僕聞其語遽告公公曰見我龍鍾故相戲耳後果如其言

謫仙怨

明皇幸蜀一日登高山望秦州謂高力士曰吾聽張

九齡言不至於此馬上吹笛為曲號謫仙怨  
明經及第何事來見

元和中李賀以歌詩著名元稹已老以明經中第亦工篇什願與賀交執刺見之賀見刺曰明經及第何事來見李賀稹慚退未幾制策登科為禮部郎官乃議賀父名晉不合舉進士時輩從而誹之賀不第故也

賈氏談錄

日未斜

煉炭炊飯

洛下豪家子飲食鮮華有李使君亦尚華侈盛具召之  
曾不下筭李曰試食此以炭炊豪家子勉食一匕曰  
凡以炭炊先燒炭熟謂之煉火此炊炭尚未煉也後  
經兵亂豪家子丐食山寺而卒

白傅泛舟往香山

盧簡辭遊伊川別墅忽有二童子操蓬艇中有白衣

人與僧偶坐船後以桐甌而炊吟笑宛若神仙問之乃白傅泛舟往香山也

灘有鷺鷀

河南伊闢縣前水中每縣官有入臺者先有灘出石礫金沙清澈可愛牛僧孺為尉一日報灘出縣僚共觀之老吏曰此必分司御史若是西臺當有一雙鷺鷀僧孺祝曰既能有灘何惜鷺鷀言訖一雙飛下不

旬日僧孺果拜察院

見我龍鍾故相戲耳

裴晉公未第時羈遊洛中一日策蹇上天津橋時淮西不庭已數年矣有二老人倚柱立語曰蔡州何時得平見晉公愕然曰適憂蔡州未平須待此人為相僕聞其語遽告公公曰見我龍鍾故相戲耳後果如其言

謫仙怨

明皇幸蜀一日登高山望秦州謂高力士曰吾聽張

九齡言不至於此馬上吹笛為曲號謫仙怨  
明經及第何事來見

元和中李賀以歌詩著名元稹已老以明經中第亦工篇什願與賀交執刺見之賀見刺曰明經及第何事來見李賀稹慚退未幾制策登科為禮部郎官乃議賀父名晉不合舉進士時輩從而誹之賀不第故也

賈氏談錄

石上刻有道字

贊皇公平泉莊臺榭百餘所竒花異草珍松怪石故  
公自製平泉花木記今悉絕矣惟鴈翅檜珠子柏連  
房玉藥存焉怪石洛陽有力者取去石上皆刻有道

兩字

龍尾道

含元殿前龍尾道路七轉由丹鳳門北望宛如龍尾

下垂

貢院榜

右諭及貢院字用淡墨。纊筆書李紳侍郎將放舉人命吏書榜未及填，右諭貢院字吏暴卒，令吏王昶善書被酒染筆不能加墨。一榜之內濃淡相間，反致其妍遂成故事。

綺紈子

牛奇章初與李衛公飲，僧孺曰：「綺紈子何預斯堂？」衛公銜之。世傳周秦行紀非僧孺所作，是衛公門人章。

瓘撰文宗曰此必假名僧孺若貞元進士豈敢呼德宗為沈婆兒也

六籍奴婢

劉蕡讀文中子曰才本中庸擬上述作或問於六籍何如曰猶奴婢之於郎主後遂以文中子為六籍奴院體

中土士人札翰多為院體貞元中翰林學士吳通微嘗工行草院體近吏故吏胥放其書大行於世遺法

至今

海鷗咏

顧况師事李泌得其服氣之法能終日不食及泌卒作海鷗咏大為權貴所嫉貶饒州司戶作詩云萬里飛來為海鳥曾蒙丹鳳借枝柯一朝鳳去梧桐死滿目鷗巢奈爾何

白傅塚

白傅塋龍門山四方過者必奠危酒塚前方丈之土

石上刻有道字

贊皇公平泉莊臺榭百餘所奇花異草珍松怪石故公自製平泉花木記今悉絕矣惟鴈翅檜珠子柏連房玉藥存焉怪石洛陽有力者取去石上皆刻有道

兩字

龍尾道

含元殿前龍尾道路七轉由丹鳳門北望宛如龍尾

下垂

貢院榜

右諭及貢院字用淡墨。纊筆書李紳侍郎將放舉人命吏書榜未及填，右諭貢院字吏暴卒，令史王昶善書被酒染筆不能加墨。一榜之內濃淡相間，反致其妍遂成故事。

綺紈子

牛奇章初與李衛公飲，僧孺曰：「綺紈子何預斯堂？」衛公銜之。世傳周秦行紀非僧孺所作，是衛公門人章。

瓘撰文宗曰此必假名僧孺若貞元進士豈敢呼德宗為沈婆兒也

六籍奴婢

劉蕡讀文中子曰才本中庸擬上述作或問於六籍何如曰猶奴婢之於郎主後遂以文中子為六籍奴院體

中土士人札翰多為院體貞元中翰林學士吳通微嘗工行草院體近吏故吏胥放其書大行於世遺法

至今

海鷗咏

顧况師事李泌得其服氣之法能終日不食及泌卒作海鷗咏大為權貴所嫉貶饒州司戶作詩云萬里飛來為海鳥曾蒙丹鳳借枝柯一朝鳳去梧桐死滿目鷗梟奈爾何

白傅塚

白傅塋龍門山四方過者必奠危酒塚前方丈之土

常成泥潭

伐叛亭

李贊皇平上黨回鶻自矜其功平泉州莊置構思亭伐

叛亭

白傅不賜謚

白傅大中末有奏疏請賜謚上曰何不取醉吟先生  
墓表看卒不賜謚弟敏中奏立神道碑李義山文也

八角井

滑臺城北嘗有昏墊之患貞元中賈丞相鑿八角井  
於城隅以鎮之

文中子

隋末隱白牛溪著王氏六經北面學者國初多居佐  
命之列劉禹錫盛稱王通能明王道以大中立言游  
其門者皆天下俊傑自後士大夫擬議及諸史筆未  
有言及文中子者

百衲琴

李沂公百衲琴制度甚古其音清越無比

華岳掌

華岳掌其石如人肉色每太陽對照即見之日暮則漸隱不見

澄泥硯

絳縣人善制澄泥縫絹袋至汾水中踰年而取之陶為硯水不涸又鄰郡二臺舊瓦有維箕之狀斷為硯則愈於澄泥

虞美人

褒斜山谷中虞美人草狀如鷄冠大而無花葉皆相對或唱虞美人則兩葉如人撫掌之狀頗中節拍

風水性

陝河風性寒民多傷風河洛以東地鹹水性冷故民雖哺衆食麥麵而無熱疾滑臺風水性寒冷尤甚士民啖附子如芋栗

厄在白馬

常成泥濘

伐叛亭

李贊皇平上黨回鶻自矜其功平泉州置構思亭伐

叛亭

白傅不賜謚

白傅大中末有奏疏請賜謚上曰何不取醉吟先生  
墓表看卒不賜謚弟敏中奏立神道碑李義山文也

八角井

滑臺城北嘗有昏墊之患貞元中賈丞相鑿八角井  
於城隅以鎮之

文中子

隋末隱白牛溪著王氏六經北面學者國初多居佐  
命之列劉禹錫盛稱王通能明王道以大中立言游  
其門者皆天下俊傑自後士大夫擬議及諸史筆未  
有言及文中子者

百衲琴

李沂公百衲琴制度甚古其音清越無比

華岳掌

華岳掌其石如人肉色每太陽對照即見之日暮則漸隱不見

澄泥硯

絳縣人善制澄泥縫絹袋至汾水中踰年而取之陶為硯水不涸又鄴郡二臺舊瓦有維箕之狀斷為硯則愈於澄泥

虞美人

褒斜山谷中虞美人草狀如鷄冠大而無花葉皆相對或唱虞美人則兩葉如人撫掌之狀頗中節拍

風水性

陝河風性寒民多傷風河洛以東地鹹水性冷故民雖哺衆食麥麵而無熱疾滑臺風水性寒冷尤甚士民啖附子如芋栗

厄在白馬

李德裕有術者謂曰公他日位極人臣但厄在白馬及登相位雖親戚中亦不蓄白馬後為白敏中所傾命馬植專典淮南獄公坐是竄南海

晉公談錄

五星在奎

太宗即位五星在奎居兗州地分太宗為晉王領兗海奎為天上奴僕宮故執御者皆驟居富貴朝衣不可臨弔

王樞密父太師傾背朝士弔者朱紫盈門獨徐鉉攜  
一麻袍角帶客次更易訖方入弔或問之曰朝衣不  
可臨弔

墨慘衣

艾仲孺侍郎言祖母始嫁衣笥中有墨慘衣妯娌問  
之云父母令候夫家私忌日着此慰尊長今此禮亦  
亡

木掩房

晉公被謫之初木掩房三日馮拯薨時火守房王欽若薨時火拂房

趙普位故相上

趙普初拜相太祖曰汝雖為相坐立班須讓舊相普曰陛下創業以臣為相正欲彈壓四方臣見故相直須在上太祖佳之又嘗奏事忤旨上怒手裂奏章按而擲之普徐拾起開展復奏上愈怒拂袖起普猶奏曰此事合如此容臣進入取旨

御宴值雨

太祖大宴雨暴作上不悅趙普奏曰外面百姓正望  
雨官家大宴何妨只是損得些陳設濕得些樂官衣  
裳但令雨中作雜劇更可笑此時雨難得百姓快活  
時正好飲酒太祖大喜宣令雨中作樂宜勸滿飲盡  
歡而罷

先公談錄

仕宦忌太速

李德裕有術者謂曰公他日位極人臣但厄在白馬及登相位雖親戚中亦不蓄白馬後為白敏中所傾命馬植專典淮南獄公坐是竄南海

晉公談錄

五星在奎

太宗即位五星在奎居兗州地分太宗為晉王領兗海奎為天上奴僕宮故執御者皆驟居富貴

朝衣不可臨弔

王樞密父太師傾背朝士弔者朱紫盈門獨徐鉉攜一麻袍角帶客次更易訖方入弔或問之曰朝衣不可臨弔

墨慘衣

艾仲孺侍郎言祖母始嫁衣笥中有墨慘衣妯娌問之云父母令候夫家私忌日着此慰尊長今此禮亦亡

木掩房

晉公被謫之初木掩房三日馮拯薨時火守房王欽若薨時火拂房

趙普位故相上

趙普初拜相太祖曰汝雖為相坐立班須讓舊相普曰陛下創業以臣為相正欲彈壓四方臣見故相直須在上太祖佳之又嘗奏事忤旨上怒手裂奏章按而擲之普徐拾起開展復奏上愈怒拂袖起普猶奏曰此事合如此容臣進入取旨

御宴值雨

太祖大宴雨暴作上不悅趙普奏曰外面百姓正望  
雨官家大宴何妨只是損得些陳設濕得些樂官衣  
裳但令雨中作雜劇更可笑此時雨難得百姓快活  
時正好飲酒太祖大喜宣令雨中作樂宜勸滿飲盡  
歡而罷

先公談錄

仕宦忌太速

先公少多病炎灼殆無完膚故從伯趙相國謂曰大  
凡壯年仕宦忌於太速肌體患在太豐觀子氣實神  
深雖體中多疾不足慮也

照袋

王太保每天氣和煖必乘小駟從三四蒼頭攜照袋  
貯筆硯畧刀子牋紙并小樂器之類照袋以馬皮  
為之四方有益并禦五代士人同用之

起復佩魚

先公周顯德末翰林學士起復襄素紗軟脚幞頭慘  
紫公服每日入朝猶佩魚袋或曰魚袋者取事君夙  
夜匪懈之義然以金為飾亦見其華也居喪奪情不  
當有金寶之飾公遽謝不敢

拜宰相父母

丞相如在具慶或偏侍百官就私第請謁必先通起  
居方見丞相事分深者皆升堂拜如不升堂亦須向  
北遙拜近日少行此禮

龐官

唐士大夫重內輕外任方面者目為龐材張燕公愧無通材供國龐使薛許昌謝人惠茶詩云龐官乞與真拋棄賴有詩情合得嘗王彥威仕元和間為太常博士累官至大僚其詩云貔貅十萬擁雄師正是酬恩報國時汴水波濤喧鼓角隋堤楊柳拂旌旗前驅紅旆闢西將坐列青娥趙國姬為報長安冠蓋道龐官到底是男兒彥威時為宣武節度使

竇氏五龍

諫議大夫竇禹鈞子五人俱進士及第馮道詩云燕  
山竇十郎教子有義方靈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時  
號竇氏五龍

見客問三事

李昉為相每見客必問三事民間有何疾苦為政有  
何術業時政有何缺失

尚書裏行

舊語太常不是卿秘書不是監以其職雖清重不與  
他卿監比也先公為翰長以病求為大蓬又太常卿  
在六尚書下與丞郎同幕次謂之尚書裏行

侯鯖錄

宗室之雋

唐元稹行李從易宗丞制詞云昔劉氏子孫在屬籍  
者十餘萬人嘗考王莽居攝時作大誥云宗室之雋  
有四百人孟康注云謂諸劉見在者何多寡不同如

此豈莽殘啄之餘四百人者皆贊莽以盜漢偷生嗜利之徒歟不然安得生存於斯至為莽稱雋耶

天下生齒數

天下生齒之數前漢一千二百二十三萬後漢一千六百七萬魏九十四萬晉二百四十五萬宋九十萬後魏三百二十七萬北齊三百三萬後周三百五十萬隋八百九十一萬唐九百六萬本朝太祖二百五十萬太宗三百五十七萬真宗八百六萬仁宗一千一百九十一萬英宗

一千二百四十八萬神宗一千七百三十萬

江南馮延巳詞

有士人家收江南李後主書一詞云馮延巳換詞云  
銅壺滴漏初盡高閣鶴鳴半空催啓五門金鎖猶垂  
三殿珠櫳皆前御柳搖綠仗下宮花散紅鴛瓦數行  
曉日鸞旗百轉春風侍臣蹈舞重疊聖壽南山永同

法帖

閣下法帖十卷淳化所集其中多弔喪問疾唐國子

祭酒李涪所撰刊誤云短啓出於晉宋兵革之際當時國禁書疏非弔喪問疾不得輒行尺牘故羲之書首云死罪是違制令也

題擷芳亭詩

歐陽永叔閒居汝陰時一妓能盡記公所爲歌詞公戲曰他日當來作守後自維揚移汝州其人已不復見題擷芳亭云柳絮已將春去遠海棠應恨我來遲後三十年東坡來作守見之曰此乃杜牧之綠葉成

陰之句耶

換得西湖十頃秋

歐公自揚州移汝州作西湖詩云綠斐紅蓮畫舸浮  
使君那復憶揚州都將二十四橋月換得西湖十頃  
秋東坡自汝移揚作詩云二十四橋亦何有換此十  
頃玻璃風使歐公詩也

玉樓銀海

東坡作雪詩云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

後見荆公曰道家以兩肩為玉樓目為銀海是使此事  
否坡退曰惟荆公知此出處

換羊書

黃魯直戲東坡曰昔右軍字為換鷺字韓宗儒性饕  
餮每得公一帖於殿帥姚麟換羊肉數斤可名二丈  
書為換羊書矣公在翰苑一日以生辰制換紛冗宗  
儒日作數簡以圖報書來人督索甚急公笑曰傳語本  
官今日斷屠

張公庠詩

張公庠少能詩一絕云一年春事又成空擁鼻微吟  
半醉中夾道桃花新過雨馬蹄無處避殘紅

善佞

荊州有馮希樂善佞嘗謁長林縣令云昨初入境見  
虎狼相尾西去此乃善政所感有頃村人報昨夜有  
虎食人令戲詰之馮遽曰是必畧食便過

杜子美墳

在耒陽唐史云至耒陽以牛炙白酒一夕醉飽卒然元微之作子美墓誌云扁舟下荆楚竟以寓卒旅殯岳陽至其嗣業始葬偃師首陽山當以誌墓為正蓋子美自言晉當陽侯杜元凱之後故世葬首陽山子美父閑嘗為鞏縣令故子美為鞏縣人首陽山在官路之北古塚纍纍元凱墓猶載圖經可考子孫附葬者數十但不知孰為子美墓耳

開元樂調

沈括為翰林學士有開元樂調四首裕陵愛之云鶴  
鵠樓頭日暖蓬萊殿裡花香草綠煙迷步輦天高日  
近龍床樓上正臨空闕雲間不見人家寒食輕籠薄  
霧滿城明月梨花按舞驪山影裏回鸞渭水光中玉  
笛一天明月翠華滿陌春風殿後春旗簇仗樓前御  
隊穿花一片紅雲開處外人遙認官家

草書錢文

前世錢文未有草書者淳化中太宗宸翰為之既成

以賜近臣王元之有詩云謫官無俸突無烟惟擁琴  
書盡日眠還有一般勝趙一囊中猶貯御書錢

王仲至召試詩

王仲至仁宗時名儒召試學士院詩云翠木陰陰白  
玉堂老來方此試文章宮簷日永揮毫罷閒拂塵埃  
看盡牆宿華岳觀詩云凌空老樹雲垂葉壓屋梨花  
雪照人深怪地仙教俗客殷勤留看華山春後再題  
云石臺流水共蒼苔青竹林間一逕開可惜梨花飛

已盡年來遊客始重來

圓通不出世

圓通禪師法秀立身峻潔不肯出世作頌云誰能一日三梳頭撮得根牢繫便休大抵是他肌骨好不搽紅粉也風流

黃魯直詩

黃魯直讀太真外傳詩云寒日遲聲斷春風塞草長又結客詩云結客結英豪肯同兒女曹黃金粧劍珮

猛獸畫旗旄北極狼星落中原王氣高終令賀蘭城  
不着赭黃袍

二宋詩

宋莒公兄弟皆有高名少作落花詩云一夜東風拂苑牆歸來何處剩淒涼漢臯佩冷臨江失金谷樓危到地香淚臉補痕煩獮體舞臺收影費鸞觴南朝樂府休廢曲桃葉桃根盡可傷景文詩曰墜素飛紅各自傷青樓烟雨忍相望將飛更作回風舞已落猶成

半面粧滄海客歸珠迸淚章臺人去骨遺香可能無  
意傳雙蝶盡委芳心與蜜房西湖展江亭詩云鑿開  
魚鳥忘情地展盡江湖極目天

櫻桃薦酪

杜牧之櫻桃詩曰思用烹醉酪從將玩玉盤唐人已  
用櫻桃薦酪也

柳三眠

李商隱賦云豈如河畔牛星隔歲猶聞一過不及苑

中人柳終朝刺得三眠云漢苑外有人形柳一日三  
眠三倒

碧箋題詩

長安南山下一書生作小圃時花木一日有金犢車  
從數女奴皆艷麗下飲於庭邀生同坐甚款洽將別  
出小碧箋題詩曰相思無路莫相思風裏楊花只片  
時惆悵深閨獨寢處曉鶯啼斷綠楊枝

夢拋毬詩

李慎言字希古夢至一宮殿有數百妓拋毬人唱一  
詩覺而記三首侍宴黃昏未肯休玉階月色夜如流  
朝來自覺承恩最笑倩傍人認繡毬隋家宮殿鎖清  
秋曾見嬋娟颺繡毬金鑰玉簫俱寂寂一天明月照  
西樓堪恨隋家幾帝王舞裙接盡繡鴛鴦如今重到  
拋毬處不是熏爐舊日香

鸚鵡呼琵琶

蔡持正謫新州侍兒名琵琶嘗養一鸚鵡持正每呼

琵琶即扣一響板鸚鵡傳言呼之琵琶卒後誤觸響  
板鸚鵡猶傳呼持正感傷成疾不起嘗為詩云鸚鵡  
言猶在琵琶事已非傷心瘴江水同渡不同歸

宣赦詩

張舜民紹聖中入元祐責籍繫潭州赦書獨不赦黨  
人有宣赦詩云擊鼓填街道傳聲過水濱國嚴三歲  
犯恩洒萬方春舟楫親南斗衣冠拱北辰嶺南並嶺  
北多少望歸人

回鄉詩

賀知章回鄉詩云離別家鄉歲月多近來人事半消  
磨惟有門前鏡湖水春風不減舊時波又云幼小離  
鄉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却問  
客從何處來

元夕御樓詩

元豐中元夕御樓觀燈有御製詩時王禹玉蔡持正為  
左右相持正扣禹玉云應制上元詩如何使故事禹

王曰鰲山鳳輦外不可使章子厚笑曰此誰不知後  
兩日登彩山獨賞禹玉詩云雪消華月滿仙臺萬燭  
當樓寶扇開雙鳳雲中扶輦下六鰲海上駕山來鎬  
京春酒沾周宴汾水秋風陋漢才一曲昇平人盡樂  
君王又進紫霞盃是夕以高麗進樂又添一盃

劉貢父詩

劉貢父自校書郎出倅海陵詩云璧門金闕倚天開  
五見宮花落井槐明日扁舟滄海去却從雲氣望蓬

菜

怪石詩

黃亞夫魯直父也有怪石一絕云山魈水怪著薜荔  
天祿辟邪眠莓苔釣簾對坐心語口曾見漢唐池館  
來

李太白峯頂寺詩

曾阜為蘄州黃梅縣令有峯頂寺去城百餘里在亂  
山中人跡不到阜按田偶至梁間小榜流塵昏晦乃

李白所題詩也詩云夜宿峯頂寺舉手捫星辰不敢  
高聲語恐驚天上人

謝番羅襖詩

熙寧中黃魯直為宮教五開府者酒餘脫淺色番羅  
襖衣之魯直醉中作詩云疊送香羅淺色衣著來春  
氣入書帷到家慈母驚相問為說王孫脫贈時

姚嗣宗詩

東坡於閩中驛舍見一詩喜而錄之初不知姓名後

聞乃姚嗣宗詩云欲挂衣冠神武門先尋水竹渭南  
村却將舊斬樓蘭劒買得耕牛教子孫

司馬公詩

司馬池待制溫公父也有詩云冷於陂水淡於秋遠  
陌初窮見渡頭賴得丹青無畫處畫成應遣一生愁  
妓求參寥詩

參寥來徐州訪東坡坡席上戲令一妓求詩云多謝  
樽前窈窕娘好將幽夢惱襄王禪心已作沾泥絮不

逐東風上下狂

題小溪詩

參寥錢塘題小溪詩云城根野水綠逶迤  
裹裹輕舟掠岸過欲採芝蘭無覓處野花汀草占春多

東坡詩

韓康公上元召從官數人出家妓侍飲其專寵者曰  
曾生偶中蜂蟻少頃持扇就東坡乞詩詩中有魚吹  
細浪歌搖日舞罷花枝蜂入懷之句上句記姓下句

記事

醉僧祭文

東坡云蘓州有僧好飲以醉死將死自祭文云惟靈  
生在浮提不貪不妬愛喫酒兮倒街卧路想汝直待  
生兜率天爾時方斷得住何故淨土之中無酒得  
沽

鬚多中相法

黃魯直云鬚多而疎秀者必貴密而泛短者乃神氣

不足都尉王晉卿殿帥曹貫道皆無鬚每指鬚多者  
為中相法晉卿嘗道鞏洛間有後唐莊宗廟神像兩  
眼外皆髡也作詩寄貫道云伐梁繼李號良圖却感  
歌兒便喪軀拂拭塵埃覘遺像元來滿面是鬚鬚

晏叔原詩

熙寧中鄭俠上書事作下獄悉治平時徃還厚善者  
俠家搜得晏叔原與俠詩曰小白長紅又滿枝築毬  
場外獨支頤春風自是人間客主領繁華得幾時裕

陵稱之卽令釋出

春秋月

東坡在汝陰初春庭梅開盛色鮮霽夫人曰春月勝  
如秋月秋月令人慘悽春月令人和悅坡笑曰誠如  
子言卽召客飲作減字木蘭花云春庭花午搖蕩春  
醪光欲舞步轉回廊半落梅花婉婉香輕風薄霧都  
是少年行樂處不似秋光只與離人照斷腸

秘色磁器

今之秘色磁器世言錢氏有國越州燒進不得臣下用之故云秘色比見陸龜蒙集越器云九秋風露越窑開奪得千峯翠色來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鬪遺盃乃知唐已有秘色非錢氏為始

馬一足

韓詩外傳曰顏回望吳門馬見一足練孔子曰馬也然則馬之光景長一足耳故後人號為一足又應劭風俗通曰馬一足或曰馬夜行日照前四丈故曰一

疋或曰度馬縱橫適得一疋或說馬死賣得一疋帛  
或曰春秋左氏說諸侯相贈乘馬束帛帛為疋與馬  
適相匹耳

柴桑令

今士子多以柴桑翁為淵明不知劉遺民曾作柴桑  
令也樂天宿西林寺詩云木落天晴山翠開愛山騎  
馬入山來心知不及柴桑令一宿西林便却回注柴  
桑令劉遺民也

狀元徐適詩

崇寧初特奏名狀元徐適詩云白髮青衫晚得官瓊  
林頓覺酒腸寬平康夜過無人問留得宮花醒後看  
張坦化為蛇

林棣縣虞候張坦暴酷嗜利病死葬城外月餘夜夜  
呌呼人報其家謂復生妻子輩開掘視之身已化巨  
蛇頭面人也取置荆岡中體寒索厚被日食肉二斤  
酒一斗復得人言後數月頭亦蛇矣漸不能人言其

家送置山中

陳知默詩

歐公晚年喜陳知默詩恨不多但說其兩聯一云平  
地風烟橫白鳥半山雲木卷蒼藤一云雲埋山麓藏  
秋雨葉脫林梢帶晚風

三平兩滿文字

傅欽之作中丞彈劉仲馮一日貢父見之曰小姪何  
過致煩臺評欽之慚云也只三平兩滿文字貢父笑

曰七上八下人材

張安道前生

張安道謫知滁州道遇一僧舍入門悵然便悟前生  
曾作寺僧手寫楞伽經四卷問其徒具言有老僧平  
生誦此經自書者猶匣在屋梁上取視之筆迹宛然今  
生一同遂託東坡書此經入金山寺印施及東坡作  
杭倅遊壽星院入門便悟曾到能言其院後堂殿山  
石處作詩記之

李白墳

李太白墳在太平州采石鎮然州之南青山有正墳或過采石酒狂捉月竊意當時槁葬於此後遷窆青山焉

京城

唐東京宮城東西四里南北二里周圍十三里高四丈八尺西京宮城東西四里南北二里周圍十三里高三丈三尺本朝東京宮城周圍五里舊城周圍二

十里即汴梁城也唐建中二年節度使李勉重築國初號闕城亦曰裏城新城乃周世宗顯德二年詔別築新城周圍四十八里號曰外城又曰羅城亦曰新城裕陵命內使宋用臣重築之

江珧柱

海物異名云江珧柱其甲美如玉骨柱膚寸郭景純江賦云玉珧海月土肉石華世人不用此珧字是未知此耳

內庫酒北苑茶

東坡云諸葛筆譬如內庫酒北苑茶山谷曰衙香椽  
燭與京師婦人梳頭亦天下所不及

對屬

東坡云與我周旋寧作我為郎憔悴却羞郎可為的  
對

還鄉和尚

錢氏時有還鄉和尚每唱云還鄉寂寂杳無踪不掛

征帆水陸通踏得故鄉田地穩更無南北與西東或問其說曰明年大家都去果有納土之應

錢王詩

錢王有詩曰士悲秋色女懷春此語由來未是真若也有情相眷戀四時天氣總愁人

傅逸人詩

傅逸人巖真宗時人贈張忠定詩曰思把浮名買却閒門前流水對青山青山不語人無事門外風花自

往還張答云蕭蕭疎草映門牆見說新秋鱠味長何  
事輕拋來帝里至今冤鬼遼寒塘又題壁云寒蛩入  
夜忙催織戴勝春深苦勸耕人若無心濟天下不知  
蟲鳥有何情



類說卷十五